

寺門法部全

(止審大起獨玉拾)



行發局書學戲海上

全部雙嬌緣

或法門寺

雙玉鐲

或硃砂井

戲情說明

明朝正德年間，有個忠臣名叫傅廣德，官居世襲指揮之職，後因病逝世，正德嘉其忠心爲國，命其子傅鵬服孝三年，重任父職回朝奉君，又賜玉鐲一隻，日後定婚依玉鐲爲聘。

却說傅鵬在家專心攻讀詩書，不覺三年孝滿，辭了母親去到各處謝孝，回來之時，經過孫家莊孫寡婦門前，見一美貌女郎，傅鵬卽向前與她調情，那知此女名喚孫玉嬌，卽係（孫寡婦之女）一見傅鵬美若潘安。早已動情。既彼有意，於是傅鵬故意將玉鐲一隻，放在地下

而去。却巧被一個劉媒婆看見，後亦卽因此玉鐲，弄出一場命案。

且說劉媒婆見此事有利可圖，就先到孫玉嬌家中。先拿話威嚇她，後來騙了她的綉鞋一隻，回家和兒子劉彪說起，豈知有其母，卽有其子。劉彪先往玉嬌處。欲行奸騙，適如其母所冲破未遂。乃一計不成又生二計。往大街上尋着傅鵬，卽向傅鵬去敲竹槓，傅鵬不答應，二人就吵鬧起來，地保劉公道上前將二人勸開，劉彪見奸詐皆不成，就起了殺心，跑到孫家莊，見玉嬌的親戚，褚生和賈氏睡在一起，誤

爲玉嬌傳鵬，憤怒起來，就將他們二人一刀殺死，把賈氏的頭割下，拋到劉公道家裏想移禍於他，地保劉公道一見人頭，恐怕惹禍，連忙拋在硃砂井內滅跡，不料被小使宋興兒（宋國士的兒子）窺見，公道又怕他走漏風聲，竟狠心將宋興兒打死，把屍身也丟在井內，反到衙門去告宋國士，說他的兒子偷了他的東西逃走了，趙廉不察，竟判罰國士二十兩銀子賠償公道，國士一時拿不出錢來，就將他女兒宋巧嬌押在監內，傳鵬因被孫褚氏誣告也被禁在監。

那傅老夫人聽了家院的報信，前來探監，孤兒寡婦亦無法伸冤，祇得痛哭，巧嬌見了很是可憐，問起情由，經傅夫人一番詳告，乃知道傅鵬遭了不白之冤，說孫家莊一刀二命是傅鵬所做的，被知縣糊裏糊塗的判定殺人的死罪，巧嬌看看傅鵬是一個文弱書生，那能做殺人之事，決意替他伸冤，後又將終身許配傅鵬爲妻，傅夫人拿了十兩銀子，把她放回，巧嬌回家，將此事與父宋國士說明，即將狀子寫好，就趁着太后到法門寺進香的時候前去告下御狀，太后當即叫大太監劉瑾全權審問這事，劉瑾校尉馬上將鄆塢知縣趙廉傳來，限他三日將人犯拘齊，把案子審清，趙廉嚇得連忙去照辦，趙廉見巧嬌的訴狀上面寫着有，劉媒婆和她的兒子劉彪，併劉公道等幾個人，如是將這些人一齐拘了來審問，纔曉得孫家莊殺人的兇手是劉

彪，並非傅鵬，不過傅鵬不該和孫玉嬌調情故意丟下一隻玉鐲，不致竟起一場禍來。

趙廉就帶了一衆人犯，到法門寺交差便將人證傳齊重審，於是案情大白，結果宋巧嬌和孫玉嬌不分大小都嫁給傅鵬做妻子，所以此劇又名雙嬌緣。

登場人物

戲中人名	脚色名稱
四朝官	雜行
四紅龍套	手下
楊一清	老生
四小太監	手下

全部 法門寺

二大太監	丑行
正德帝	鬚生
傅夫人	老旦
一丫環	宮女
四家丁	武行
傅鵬	小生
一院子	雜生
傅廣德	末
孫禧氏	老旦
陳氏	旦
王氏	旦
孫玉嬌	花旦

改良京戲本

褚生	賈氏	劉公道(地保)	二車夫	宋國士	宋興兒	劉媒婆	劉彪	四小和尚	元達	衆信女	四鄰居	宋巧嬌
鬚生	正旦	老丑	二手下	末	娃娃生	彩旦	二花臉	道裝	老和尚	雜旦	雜行	青衣

四

四青袍	二差人	一門子	趙廉(郟塢縣)	男禁卒	劉瑾	賈貴	四校尉	皇太后	老和尚	四龍套	丑雜	宮差	鬚生	正丑	淨	手	老旦	雜生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場 (打朝)

(四朝官上。)

四朝官 (同唱點降唇。) 忠心朗朗，扶保君

王，皇恩蕩，同鎮家邦，國泰禎祥降

四朝官 (同白) 大家朝房伺候。

(分下，小開門，四小太監上，二

太監站門介。)

一朝官 (白) 諸位大人請了。

三朝官 (同白) 請了。

太監 咳，咳，咳

一朝官 (白) 今當萬歲，設立早朝，大家一

正德帝 (唸引子) 香烟飄繞，天開黃道。

同朝見，遠遠望見楊大人來也。

(排子上，四紅龍套，引楊清上，

下轎介，龍套下。)

(正德帝上坐介，楊一清衆朝官兩邊上。)

四朝官 (同白) 呵，大人。

衆朝官 (同白) 臣等見駕，吾皇萬歲。

一清 (白) 諸位大人來得尚早。

正德帝 (白) 衆卿平身。

四朝官 (同白) 伺候多時了。

衆朝官 (同白) 萬萬歲。

一清 (白) 少時萬歲登殿，一同朝見。

正德帝 (白)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

改良京戲本

六

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彩雲車駕

六龍，孤，大明天子正德在位，只因

傅廣德染病多日，叫孤時常思念，呵

！楊卿！

一 滑 (白) 臣。

正德帝 (白) 命卿家去往傅府。探望傅廣德

病體可曾痊癒，復孤回旨，退班！

一 清 領旨，請駕回宮。

(衆人同下。)

第二場 (探病)

(一丫環引傅夫人，攙傅廣德上。)

廣德 (唱二簧散板) 自那日朝罷歸身得重

病，但不知何日里才得安甯。(坐介)

傅夫人 呵！老爺病體如何。

廣德 越發的沉重了。

傅夫人 保重要緊。

(傅鵬在幕內白介。)

傅鵬 呔，衆家丁，回府去者！

(四家丁內應介，引傅鵬上。)

傅鵬 (唱西皮搖板) 來在府外下能行。

(傅鵬下馬家丁接馬下，傅鵬進門介)

。

傅鵬 (接唱) 見了爹娘問安甯。

(白) 參見爹爹母親。

傅夫人 罷了，一旁坐下。

傅鵬 告坐，啊爹爹！

廣德 兒啊！回來了？

傅鵬 回來了，爹爹病體如何？

廣德 越發沉重了。

傅鵬 保重要緊。

（院子上。）

院子 啓老爺。楊大人到。

廣德 快快有請！

院子 有請

（楊）清上。）

一清 奉了萬歲旨，探望有功臣，啊傅大人

全部門法寺

廣德 大人來了，請坐。

一清 有坐，啊大人病體如何？

廣德 越發沉重，不久於人世了！

一清 大人不必憂慮，還須保重，今有萬歲

思念功臣，因此命我前來探病，大人

還要多多保重。

廣德 好一位有道明君。（做腹痛介。）哎

呀！（唱二簧散板。）今與大人見一

面，更要相逢到來生。一霎時不由我

心血上湧。（吐介接唱。）無常到萬

事休，命歸陰。（坐椅死介。）

七

傅夫人 (哭白) 老爺，哎呀！

傅鵬 (哭白) 爹爹，哎呀！

(傅夫人跪下介。)

傅夫人 (唱二簧散板) 一見老爺喪了命，拋

棄一家靠何人。

楊一清 你們不必痛悲，準備喪事，待我上殿

啓奏。

傅夫人 有勞大人。

楊一清 告辭了。

(楊一清下。)(傅夫人，傅鵬同哭

介扶廣德屍下。)

(四小太監，二大太監，四朝官引正德帝上。)

正德帝 (唱西皮搖板) 孤王有道坐龍庭。

(轉唱快板) 全憑文武保乾坤，龍行虎步金殿進。

(楊一清上。)

楊一清 (接唱西皮快板) 把本奏與吾主君

。

(白) 參見萬歲。

正德帝 平身。

楊一清 謝萬歲。啓奏萬歲，傅廣德喪命，萬歲定奪。

第二場 (復旨)

正德帝 嚶！又去一家忠良。楊卿聽旨，這有

聖旨一道，下道傅府功臣亡故，孤心

不忍，賜他子傅鵬玉鐲一對。日後定

婚依玉鐲爲聘。滿孝三年之後，爲官

奉君，領旨下殿，退班。

（衆人兩邊同下。）

第四場 （讀旨）

（院子，了環，傅鵬引傅夫人上。）

傅夫人 （唱西皮搖板）不幸老爺把命喪，怎

不叫人好淒涼。

楊一清 （在幕內白）聖旨下。

傅夫人 香案接旨。

全部 法門寺

（四紅龍套引楊一清上。）

楊一清 （讀聖旨介。）聖旨下跪。

（傅夫人，傅鵬同跪介。）

傅夫人 （白）萬歲。

楊一清 （白）聽宣讀詔曰。今有傅廣德一死

，孤心不忍，賜傅鵬玉鐲一對，日後

定婚依玉鐲爲聘。滿孝三年之後，爲

官奉君，旨意讀罷，望詔謝恩。

傅夫人 （白）謝萬歲。

（傅夫人接玉鐲介，傅鵬接旨介。）

傅夫人 （白）有勞大人捧旨前來，多受辛苦

，後堂留宴。

楊一清 且慢，還要回復聖旨，告辭了。

傅夫人 不能遠送了。

(四紅龍套引楊一清下。)(傅夫人

將玉鐲給傅鵬一隻介。)

傅夫人 (白)兒啊！你將這隻玉鐲帶在手腕

之上，你若想對那家女子，依玉鐲為

聘，為娘差媒說合，我兒若得美貌雙

全之妻，才稱為娘之心哪！這一隻為

娘收起，我兒必須用心讀書，日後也

不枉你父一世威名，隨我來罷。(哭

介)咳老爺吓！

傅鵬 (哭介)爹爹吓！

(二人同下。)

第五場 (託咐)

(孫褚氏上。)

孫褚氏 (念引子)兒夫早喪，受盡悽慘。

(坐白)老身孫褚氏，不幸我夫早亡

，撇下母女二人，賣些雄鷄度日。老

身一心吃齋念佛，以修來世。正是，

家中無一男，終久靠何人。

(陳氏，王氏上。)

陳氏 (同白)孫媽媽在家沒有？

孫褚氏 那一個，哦！二位大娘請進，請坐。

陳氏 (同白)請坐。

孫褚氏 二位大娘到此，有何事議。

陳氏 (同白) 只因西門外來了一位大和尚，今日講經，我們一同聽經去好不好？

孫褚氏 如此我將門戶託咐，一同前去，呵玉

嬌兒那里？

孫玉嬌 (在幕內應白) 來了。

(孫玉嬌上。)

孫玉嬌 (白) 三月桂花放，九月菊花黃，參

見母親。

孫褚氏 罷了，見過二位大娘。

孫玉嬌 二位大娘。

陳氏 (同白) 大姐請坐。

孫玉嬌 有坐。呵母親！喚女兒出來，有何訓教。

孫褚氏 只因二位大娘，邀我西門外聽經。叫

你出來看守門戶，再呼你舅父舅母，倍伴吾兒，你請他們前來，

孫玉嬌 是！有請舅父舅母。

(褚生，賈氏上。)

褚生 (白) 來了，呵姐姐何事。

孫褚氏 非爲別事，這二位大娘，邀我西門外聽經。兄弟與我看守門戶，叫姪女在內房睡，你倆在外房，我也好放心

改良京戲本

褚生 姐姐要早去早回。

孫褚氏 知道了，我兒回房去罷。

孫玉嬌 遵命。

(唱西皮搖板) 玉嬌暗地自思忖，思想爹爹好傷情。別母回房習刺綉，爲人須要行孝心。

(孫玉嬌下。)

孫褚氏 兄弟好好看守，我們去了。

(孫褚氏，陳氏，王氏出門介下。)

(褚生，賈氏關門介下。)

第六場

(收興)

劉公道 (在幕內白) 啊哈!

(劉公道上。)

劉公道 (白) 只爲僱工事，時刻掛在心。在下劉公道。我乃本處地保，只因家中缺一個小伙計，我聽說宋國士家中有一個兒子要去僱工。我不免去看看，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拐灣抹脚，抹脚拐灣，到哪。宋先生在家嗎?

宋國士 (在幕內應白) 來了。

(宋國士上。)

宋國士 (白) 黃犬高聲叫，何人扣柴扉。

(開門介) 是那個?

劉公道 宋先生。

宋國士 原來是公道兄，請進。

劉公道 進去。

宋國士 請坐。

劉公道 坐着。

宋國士 到此何事？

劉公道 你不知我家缺少一個小伙計，我聽你

有個小孩子，要去僱工可有此事？

宋國士 不錯有的。

劉公道 將你的兒子，帶到我家以爲僱工，你

看好不好喂？

宋國士 好，我叫他出來。我兒那裏。

宋興兒 (在幕內應白) 來了。

(宋興兒上。)

宋興兒 (白) 忽聽爹爹喚，上前問根原。參

見爹爹。

宋國士 爲父先前叫兒前去僱工，如今這位劉

公道伯伯，要我兒到他家以爲僱工。

你看如何？

宋興兒 但憑爹爹。

宋國士 他應允了。

劉公道 他叫什麼名字？

宋國士 叫宋興兒。

劉公道 你我立下憑據才好。

宋國士 兩下立來。

(二人對寫介，交換介。)

宋國士 還望多多指教。

改良京戲本

十四

劉公道 你放心，你的小孩就是同我的一樣，

我走哪！哈哈。

（劉公道領宋與兒同下。）

宋國士 不送了。

（宋國士下。）

第七場

（拾鐺）

（孫玉嬌上。）

孫玉嬌 （念引子）愁鎖眉頭，習針黹，挑羅

刺綉。

（念詩介）淚濕羅巾袖，新愁加舊愁

，春光容易過，薄命女含羞。奴孫玉

嬌，不幸爹爹早亡，撇下母女二人，

賈些雄雞度日，今晨母親聽經去了，

這般時候不見回來。不免在門前，刺

綉便了。

（孫玉嬌做活彈線頭介。）

孫玉嬌

（唱南梆子）遭不幸爹爹早已亡過

，撇下了母女們受盡折磨，我母親往

前村聽經念佛，撇得奴獨一人含淚梭

。

（孫玉嬌仍做活介；傅鵬上。）

傅鵬

（唱南梆子）有傅鵬在街前閒遊作樂

，又只見路旁景好不快活，將身兒我

打從孫家門過。

（站玉嬌面前看介。玉嬌亦回看，針

誤刺手，又恨介。）（劉媒婆上，看

介躲介。(孫玉嬌騙介，進門介，門門介，劉媒婆比二人介下。)

傅鵬

(笑介) 哈哈！

(唱西皮搖板) 見大姐亞賽個月裏嬌娥。

(傅鵬下。)

(媒婆上左右看介。)

劉媒婆

(笑介) 哈哈。

(唱西皮搖板) 見此情不由我嘴唇笑

破，暗地裏看二人行事如何。

(躲在旁邊介，孫玉嬌又開門看介)

孫玉嬌

(笑介) (唱西皮搖板) 習針時見少

年面前站定，一時間不由我心如火焚

全部法門寺

。(進門介，關門介。劉媒婆又暗上，傅鵬上，望門介。)

傅鵬

(白) 呀！(唱西皮搖板) 這一陣不由我難以掙扎。

(傅鵬扣環介，孫玉嬌急開門出門介，先看右介。後看左介，羞介。)

傅鵬

(笑介) 哈哈。

(唱西皮搖板) 假意兒買雄雞假定婚姻。

(白) 大姐請來見禮。

孫玉嬌

還禮，公子施禮爲何？

傅鵬

請問大姐，此處可是孫媽媽貴處？

孫玉嬌

正是家母舍下。

改良京戲本

十六

傅鵬 口稱家母，你莫非是孫大姐？

孫玉嬌 不敢，請問公子尊姓大名？貴處那里

？

傅鵬 小生姓傅名鵬，字雲程，居住郿塢縣

，開聽貴處賣的雄鷄使用。

孫玉嬌 家母不在舍下，雄鷄賣完。請公子到

別家去買。

傅鵬 如此我告辭了。

（同對眼式，劉媒婆咳介，同望門介

。）

傅鵬 （笑介）哈哈。

（唱西皮搖板）我本當與大姐當面婚
定，又恐怕人道我身份薄輕，袖兒內

取玉鐲贈她爲定，留一物我二人好結

婚姻。

（將玉鐲給玉嬌介，玉嬌不要介。傅

鵬將鐲放地介，暗笑介下。玉嬌做介

。）

孫玉嬌 （白）哎！（拾鐲介傅鵬隨上。）

傅鵬 （白）妙呀！

（唱西皮搖板）見大姐拾玉鐲親事妥

定，回家去稟母親遣媒合婚。

（笑介下。劉媒婆內中做介，又比介

下。孫玉嬌做介。）

孫玉嬌 （白）呀！（唱西皮搖板）見傅鵬只

生得潘安貌品，但願得差媒人前來說，

親。

(孫玉嬌下。)

第八場 (過場)

(劉媒婆上。)

劉媒婆
(白) 好笑吓！哈哈。

(唱西皮緊板) 他二人苟且事被我看見，不由得老身我喜笑連天。

(用煙袋頭燙嘴介。)

(白) 哎呀！老身劉彪之母劉媒婆便是，說媒爲生。自從老頭子去世，留一子名叫劉彪。他是個宰豬爲生。我母子過這個小苦日子。這且不言，今天早晨，我從孫寡婦門前而過。看傳

鵬這小猴兒崽子，與那孫玉嬌暗結絲羅，他二人不能到一塊兒，我不免去到孫寡婦家中，給他二人拉上這根綫。豈不是好，思想起來真真好笑。好笑哇，哈哈！哎呀，他家走走。

(唱西皮原板) 有老身清晨起大街走過，小傳鵬孫玉嬌暗結絲羅。見此情不由我牙關笑破，此一番到他家前去說合。

(劉媒婆下。)

第九場 (說合)

(孫玉嬌上。)

孫玉嬌
(唱西皮原板) 清晨起在門前針黹揆定

，猛見了那傅鵬來到門庭。贈玉鐲定婚姻三生有幸，但顯得這媒人早早來臨。

(劉媒婆上。)

劉媒婆 (唱西皮原板) 有老身清晨起未曾用飯，一步兒來至在孫氏門前。

(白) 開門！

孫玉嬌 (聽門問介。) 是那個？

劉媒婆 (白) 聽了！(唱西皮原板) 我本是姓劉的人前來遊頑。

(孫玉嬌藏玉鐲介。)

劉媒婆 (白) 快開門哪。

孫玉嬌 來了。(開門介往左白。) 呵劉媽媽。

劉媒婆 在這裡哪。

孫玉嬌 哦，劉媽媽請進。

(罔進門介，劉媒婆四處找介。)

孫玉嬌 媽媽你找尋什麼呵？

劉媒婆 聽了，(唱西皮原板) 問一聲你的母可在家院？

孫玉嬌 我母親聽經去了。

劉媒婆 哦！(唱西皮原板) 你的母不在家何人陪伴？

孫玉嬌 那有人陪伴哪？

劉媒婆 呀！(唱西皮原板) 一句話問得她珠淚不乾。

孫玉嬌 我與媽媽打杯茶來。

劉媒婆 快去。(唱西皮緊板)小猴兒她那裏變

色變面，這機關怎能夠把我來瞞。

(孫玉嬌送茶給劉媒婆，劉媒婆燙手介。)

劉媒婆 (白)啊喲!

孫玉嬌 怎麼樣了!

劉媒婆 不要緊。

孫玉嬌 媽媽請坐。

劉媒婆 坐着，這茶好香。這是什麼茶葉?

孫玉嬌 這叫滿天飛。

(劉媒婆四處指介。)

劉媒婆 (白)喲!你看飛哪一屋子，我說大

姐是好哇?

全部法門寺

孫玉嬌 我好，媽媽可好?

劉媒婆 我好，大姐你這腳，是誰給你裹的?

孫玉嬌 是我母親裹的。

劉媒婆 是你媽給你裹的，你看裹的多麼小呵

，真是三寸小金蓮。你看媽媽的腳，

也是三寸橫裏頭。你這頭是誰梳的?

孫玉嬌 也是我母親。

劉媒婆 也是你母親?梳得真光。哎呀!你那

朵花兒戴歪哪。(孫玉嬌摸頭介。)

孫玉嬌 (白)哦!

劉媒婆 這邊兒。(孫玉嬌又摸頭介，現出玉

鐲介。)

劉媒婆 (白)哎!看見了。

(孫玉嬌忙藏介。)

孫玉嬌 (白) 媽媽看見什麼？

劉媒婆 你那手腕上，是什麼東西？霞光萬道

瑞氣千條，恍哪媽媽的眼睛那是什麼

呵？

孫玉嬌 那是一只玉鐲。

劉媒婆 這個你們是貧寒人家吓。那裏來的這

樣的稀世之物呵？

孫玉嬌 在門外檢了來的。

劉媒婆 好哇，媽媽清早四點鐘起來，就出去

一天，走到下午六點鐘。連一個底也

沒有檢着。

孫玉嬌 媽媽你的運氣不好。

劉媒婆 不錯，我的運氣不好。再說我的年紀

，可也不對哪不是，大姐你拿來媽媽

膽仰瞻仰，好不好呵？

孫玉嬌 媽媽請看。

(劉媒婆接介，嚇介。)

孫玉嬌 媽媽小心了。

劉媒婆 別害怕我這保險哪，不成，媽媽眼睛

上火，我到外面看去。

孫玉嬌 可要我奉陪？

劉媒婆 你真小心，你放心媽媽不會拐你嗒，

本來你也是不容易來的，哈哈，這

孩子弄了一隻燒料的鐲子，他還怕我

跑啦。不管真假他是這麼來嗒，大姐

收好了，你這錫子，到底是那來的？

孫玉嬌 實是門外檢了來的。

劉媒婆 不是罷，只怕有個情人，送給你的吧？

孫玉嬌 呵，我好心將你讓到我家，款待於你，你怎麼講出這樣的惡言，你還不與

我出去。

劉媒婆 你瞧她倒火兒哪，你火兒我就不能火

兒哪嗎？哼哼！我說大姐，難道你還

叫給我你說出來嗎？

孫玉嬌 你說。

劉媒婆 你聽。

孫玉嬌 你說。

劉媒婆

你且聽了！

（唱西皮原板）有老身清晨起未曾用飯，小傅鵬這個小猴兒他來到門前。

假意兒買雄鷄他那裏勾情引線。故意

兒將玉鐲失落在門前，我在那上場的

門偷眼看見。（過門介）（念白）你

說沒有，我來學學你的樣，給你看看

，你看着，你才開開門，小傅鵬來啦

，你二人一對眼神，你可就害哪臊哪

，你們二人說了半天的話，小傅鵬把

鐲給你，是你不肯拿，他就放在地下

啦，他走哪，你就東瞧西望，看看沒

有人，你就把鐲子拾起來哪。他又

來哪，你就拿隻鑊子上下瞎入，傳鵬就走哪。你看他走哪。你這才把鑊子帶在手腕上，有這麼檔子事沒有？我冤枉不冤枉你？你還翻我，我告訴你，媽媽做這個事的時候，你媽還沒養你哪，你真正的氣死我也。

（唱西皮搖板）這件事休得要將我來瞞。

孫玉嬌（白）呵劉……

劉媒婆 劉什麼，劉什麼我又流流？

孫玉嬌 劉大娘。

劉媒婆 劉大娘，劉大娘我還王大娘哪？

（孫玉嬌哭跪介。）

孫玉嬌（白）劉媽媽吓……

劉媒婆 哼哼！跪下哪，我來問問你，有這個事沒有？說吓！

（孫玉嬌搖頭介。）

劉媒婆（白）你別搖頭，搖頭不算，點頭算，有沒有說吓？

（孫玉嬌點頭介。）

劉媒婆（白）啊！媽媽不會冤枉人，起來罷。

（孫玉嬌起介，劉媒婆咳介，孫玉嬌又急跪介。）

劉媒婆（白）媽媽跟你鬧着頑的，起來罷。

孫玉嬌 多謝媽媽，請坐，呵媽媽此事既被媽

媽看破，還望媽媽拿個主意才好。

劉媒婆 不難，他給你一隻玉鑽，你也給他一

件罕稀之物呵。

孫玉嬌 想我貧寒人家，那有什麼罕稀之物。

劉媒婆 你有睡鞋沒有？

孫玉嬌 有的，媽媽要多少雙？

劉婆婆 我也不開鞋舖幹嗎要多少雙呵，一隻

就成。

孫嬌玉 待我取來，媽媽睡鞋在此。

劉媒婆 交給我哪保管你一去就成。

孫玉嬌 有勞媽媽。

劉媒婆 我走哪，

孫玉嬌 媽媽幾時回信？

劉媒婆 對哪，我還沒有給你日子哪，有哪一

年怎麼樣？

孫玉嬌 太多了。

劉媒婆 那末半年？

孫玉嬌 還多。

劉媒婆 這樣罷，一個月？

孫玉嬌 還要少些。

劉媒婆 還要少，他這是等不了哪。這麼辦三

天好不好？

孫玉嬌 怎麼三天？（唱哭板介）呵呵呵，劉

媽媽吓，（扶劉媒婆肩上介。）

（唱西皮搖板）我將綉鞋作爲證，存

神之中要小心。

劉媒婆 好啦，你聽我的回音罷。

孫玉嬌 正是媽媽此去莫遲延。

劉媒婆 莫要叮嚀再三。

孫玉嬌 但願二人見了面。

劉媒婆 大姐，管叫蝴蝶入桃園。（二人同出

門介。）

孫玉嬌 送媽媽。

劉媒婆 你不要送哪，我走哪。

孫玉嬌 媽媽回來。

劉媒婆 大姐有什麼話說？

孫玉嬌 到底幾時回信？

劉媒婆 不是剛才說的嗎，三天哪。

孫玉嬌 媽媽，我等不了許多的日期。

劉媒婆 我知道你等不了，我趕快給你辦就是

哪，進去罷！

孫玉嬌 媽媽我給你插上。

劉媒婆 什麼吓？

孫玉嬌 門插棍兒。

劉媒婆 那個媽媽受不了。

孫玉嬌 我再給你拔出來。

劉媒婆 唔！痛快，成心跟媽媽鬧頑笑嗎這是。

（孫玉嬌下。）

劉媒婆 你瞧這丫頭，三天她都等不了，這話

又說回來哪，別說她等不了三天，就

是我年輕的時候連五分鐘都等不了。

(劉媒婆下。)

第十場

(漏機)

(劉彪上。)

劉彪

(白)小子生來嘎，常把人來詐。咱

劉彪，是咱自幼死了老子，我的母親是媒婆。常常給外頭人做媒。我這麼的兒子，他就是不給我做媒，不管怎樣。等我媽回來，我跟他要個媳婦，就是這個。

(劉媒婆上。)

劉媒婆

(白)一身無別事，專與他人忙。(

進門介。)

全部法門寺

劉彪 (白)媽吓，你那去啦？(同坐介。)

劉媒婆 (白)我與人家照應喜事去啦。

劉彪 你儘給人家照應喜事，你也該給我做兒子的照應照應喜事啦。給我娶一房媳婦兒，你也好添孫子不是。

劉媒婆 你這話說得也對，就是一樣，我給你娶一個媳婦兒，你一點兒本領也沒有。你拿什麼養活人家吓？

劉彪 有媽媽你給我養活着，怎麼養不活吓？

劉媒婆 媽媽有死的日子，不能養活你一輩子不是。

劉彪 我立刻就娶。

劉媒婆 沒那麼便當，沒有。

劉 彪 不行我要定哪。

劉媒婆 你再說不聽，我可揍你哪。

劉 彪 你打死我也要。

劉媒婆 你過來。（打介。）你要……

（劉媒婆將睡鞋忽然失落，劉彪忙搶

過來，劉媒婆着急介。）

（白）哎呀，給我……

劉 彪 別忙……這隻鞋是那裏來的？

劉媒婆 我告訴你，可別到外頭說去；只因傅

鵬與孫玉嬌，暗地結下絲羅，傅鵬贈

給玉嬌一隻玉鐲，這隻睡鞋是孫玉嬌

贈給傅鵬的。叫我給他二人說合，是

這麼一檔子事。得啦！給我罷。（劉

媒婆搶鞋介。劉彪躲。）

劉 彪 你怎麼儘給人家拉皮條呵？這件事情

你不必管，隨他去，我把這鞋燒哪吧

。

劉媒婆 對啦，我不管啦。拿來我把牠燒哪。

劉 彪 我去燒，我把拋在鍋灶裏去。

劉媒婆 好你去燒。

（劉媒婆下。）

劉 彪 燒呵，我才不去燒啦。我看那孫玉嬌

，長的真不錯，我拿這隻鞋去到孫家

，與孫玉嬌，成其美事，我就是這個

主意。去呵！

(劉彪下。)

第十一場

(調情)

孫玉嬌

(唱西皮原板) 自從奴與傅鵬相見一面，到叫奴一陣陣心神不安，劉媽媽拿睡鞋做媒前往，但愿得此一去三日回還。

(孫玉嬌坐椅作睡介。)

(劉彪上。)

劉 彪

(白) 來此已是，待我假裝傅鵬的聲音，騙開她的門，(裝小嗓白) 呵孫大姐，開門來。

(孫玉嬌醒介。)

全部 法門寺

孫玉嬌 外面那個叫門哪？

劉 彪 小生傅鵬，探望大姐來了，

孫玉嬌 哦公子來了，待奴開門。

(孫玉嬌欲開門又不開介。)

孫玉嬌 且慢，劉媽媽言道，三日回音怎麼今日就來了。

劉 彪 不錯的，劉媽媽言道三日，是小生怕

大姐，掛念小生，是小生先來與大。

見一面，大姐也好放心，現有睡鞋爲

證吓。

孫玉嬌 多謝公子美意，待奴開門。

(孫玉嬌開門，劉彪進門介)

劉 彪 呵大姐在那裏。

孫玉嬌 公子在那裏。

劉彪 哪，在這裏。

孫玉嬌 哎呀你這大漢，怎麼冒充名姓，來到這裏。你可是強盜？

劉彪 你別胡說，是我見你長得好看，故此

前來與你成其美事，你看好不好？

孫玉嬌 住了！你在胡言我要喊叫了。

（劉媒婆上。）

劉媒婆 這孩子燒鞋子，也不知道那裏去哪，

裏頭有人說話，進去看看。

劉彪 你不要喊叫。

（劉媒婆進門看見劉彪，一踢介，劉彪跑下。）

劉媒婆 大姐，這是那裏來的，這個小子。

孫玉嬌 他方才在門外，冒充傅鵬的聲音，前來調戲於我，不是媽媽到此，險遭不測。

劉媒婆 咳，傻孩子，你別給他開門哪。

孫玉嬌 我上了他的當了，這個王八蛋，不知

是那裏來的，他一定是個狗娘養的，

狗強盜。

（劉媒婆打噴嚏介。）

劉媒婆 啊嚏，別罵人。

孫玉嬌 呵媽媽，我的事兒不要忘了。

劉媒婆 不會忘。我走哪，關上門罷。

（劉媒婆笑介下。）

孫玉嬌 這是那裏說起。

(孫玉嬌關門下介。)

第十二場 (聽經)

(小鑼奪頭吹腔上四小和尚引老和尚上站門介。)

老和尚 (唱吹腔) 掃地休傷螻蟻命，愛此飛

蛾紗罩燈(白)貧僧，西來僧元達，

來到這楮邱縣，每日談經說法，勸化

世人，衆弟子伺候了。

(衆和尚應介。陳氏王氏，孫褚氏同

上)。

三人 (全白) 參見大師父。

老和尚 都來了大家落坐，聽我談經說法也。

全部法門寺

(唱西皮搖板) 一勸世人天地敬，二

勸世人敬雙親，心血來潮來觀定，(

向孫褚氏看。)

啊這一弟子，我看你印堂發暗，家中

定有不安之事，你速速回去罷。

孫褚氏 是，列位我先走了。

(衆人應介孫褚氏下。)

衆氏 (白) 弟子聽完了，也要回去了啊。

老和尚 你等明日早些前來。

(衆人應介下。)

老和尚 善哉吓，善哉。這是前世果報也。

(四小和尚，老和尚同下。)

第十三場 (勸架)

(劉彪上。)

劉彪 (白)咳，我指望與那孫玉嬌，成其美事。又被我母親，將我踢出來，我這口氣到那裏去出。有哪，我去到大街之下，訛詐傅鵬，就此走走。

(傅鵬上。)

傅鵬 (唱西皮搖板)閒來大街去遊頑。

劉彪 (白)噲：傅公子請轉。

傅鵬 (接唱)只見劉彪在面前。

劉彪 (白)恭喜公子，恭喜公子。

傅鵬 呵！喜從何來？

劉彪 今有孫玉嬌，叫我給你拿來睡鞋一隻

。做爲表記，繡鞋在這裏。

傅鵬 住了，我乃官門公子。豈罷作出此事，你真的豈此有事。

劉彪 公子你也不必瞞着哪，你給我五十兩銀子，我給你做媒去好不好？

傅鵬 住了，你在那裏偷來的花鞋？在大街之上訛詐與我，你好無廉恥？

劉彪 你無廉恥。

傅鵬 呸！招打。

(二人相打介，劉公道上。)

劉公道 (白)什麼事情這樣吵，我去看看。

(二人仍打介。)

劉公道 (白) 好來來來；劉彪你這小子，又

在這裏做什麼？來，還不退後。這位公子不必與他一般見識，看在我的份上你請回罷。

傅鵬 多謝了，便宜了你。

(傅鵬下。)

劉彪 不行，你回來。

劉公道 好啦！好啦！沒啦完啦。快回家去罷。

(劉公道下。)

劉彪 咳！好個劉公道，他這是跟我作對。

我要想個主意。有了，我不免，今晚三更之時，我去到孫家莊，將孫玉嬌

殺死，推在傅鵬身上。叫他命見閻王，我就是這個主意。

(劉彪下。)

第十四場 (丟頭)

(褚生，褚賈氏上。)

褚生 (唱西皮搖板) 忽然一陣心不定，眼

跳心驚爲何情。

(二人進帳子介，三更介。)

(劉彪上。)

劉彪 (白) 門兒半開半掩，待我挨身而進

。怎麼燈亮全無，我來摸上一摸。哎呀！床上睡定一男一女，想是傅鵬孫

改良京戲本

三二

玉嬌。睡在那裏，這是他二人死日到了，待我動手。

(進帳殺介，褚生，褚賈氏下。)

劉彪

(白)待我將屍首用被蓋好，鋼刀放在床下。劉公道與我做對，我將這個

女人的人頭，扔到劉公道家中，害害

這個老王八畜的。

(扔頭介，狗叫介。)

劉彪

(白)好了，我的氣也消了，回家睡覺吓。

(劉彪下。)

第十五場

(詭詐)

(宋興兒上。)

宋興兒 (白)外頭什麼事狗叫，又撲通一聲，我拿燈亮照一照。哎呀！一個人頭，老伯快來。

(劉公道上。)

劉公道 (白)什麼事？

宋興兒 不好哪，院子裏，一個人頭不知那裏來的。

劉公道 待我看看，哎呀！

(唱西皮散板)一見人頭心害怕這是

何人扔我家(白)這怎麼好啊？興兒

拿條帚簸箕來。

(興兒取介。)

劉公道 (白)把頭掃在裏頭。

宋興兒 (白)我不敢。

劉公道 你不敢我來。

(怕介，掃介，)(白)去把他扔在外頭去。

宋興兒 扔不得，若被人看見，要有罪嗒。

劉公道 對吓，這這怎麼好？有吓，我把他扔到硃砂井裏去。對吓，興兒把他扔到硃砂井裏去。

(宋興兒應介，捧頭元場。)

劉公道 你去扔。

(興兒扔頭介。)

劉公道 (背工白)哎呀，人頭是扔了。這小孩子嘴不穩吓。有了，我把興兒一鎗

，打下井去，這個事情就完哪。就是這個主意，小王八招家伙。

(興兒死下。)

劉公道 下啦井吓，哎呀倘若宋國士，前來要他的兒子這怎麼好？了，我先到他家，訛詐於他，對哪我就是這個主意。

(劉公道下。)

第十六場 (訛詐)

(宋國士上。)

改良京戲本

三四

宋國士

(白) 夜晚得一夢，叫人甚是疑。

(坐白) 在下宋國士，只因昨晚偶得一

兆，只見我子與兒，對我啼哭不知是

何原故。不免喚出女兒，說明此事，

叫她看守門戶，我去看看我兒。呵！

巧嬌兒那裏？

宋巧嬌

(在幕內應介。) 來了，

(宋巧嬌上。)

宋巧嬌

(白) 每日閨房刺針綉，尊守閨訓伴鸞

儔。女兒與爹爹萬福。

宋國士

罷了，一傍坐下。

宋巧嬌

告坐，呵爹爹，喚女兒出來有何教訓

宋國士

我兒那裏知道，爲父昨晚偶得一兆，

只見你兄弟，對爲父啼哭，不知是何

緣故。

宋巧嬌

想吉人自有天相，夢中之事不可深信

。

宋國士

但願無事。

(劉公道上。)

劉公道

(白) 到吓，宋先生在家沒有？

(進門介。)

宋國士

呵，公道兄請坐，到此何事？

劉公道

你兒子回來哪？

宋國士

無有呵！

劉公道

怎麼他沒回來，不對不對他回來哪罷

宋國士 實是的無有回來。

劉公道 不對不對，他還偷了我十兩銀子，他回來哪叫他出來罷。

宋國士 住了，我兒在你家僱工，想是他不肯

做事，你打他幾下。他逃出門去，你

快快還我兒子。

劉公道 你住了，你的兒子偷盜。反說我的不

是，你跟我打官司去。

宋國士 哼，依仗你是鄉約地保，我是秀才。

我還怕你不成，兒呵看守門戶，走呵

宋巧嬌 爹爹去不得。

全部 法門寺

劉公道 走呵！

（劉公道拉宋國士下。）

宋巧嬌

且住，可恨劉公道，說詐我爹爹。扭到公堂，待我將門戶，託與劉媽媽，去到公堂看個明白便了。

（宋巧嬌下。）

第十七場 （聞凶）

（衆鄉隣同劉彪上。）

劉彪

（白）列位你們可曾聽見，昨晚什麼響亮？我們找尋找尋，哎呀！孫媽媽的門戶，怎麼開在這裏。我們看看，哎呀！這血是那裏來的？快叫孫媽媽

改良京戲本

三六

，孫媽媽快來。

（孫褚氏上，做未睡醒狀。）

孫褚氏（白）衆位何事？

衆鄉隣（白）你快去看來；什麼人被害。

（孫氏着急介。）

孫褚氏（白）哎呀！

（唱西皮散板）兄弟夫妻把命喪，怎

不叫人痛斷腸。

衆鄉隣（白）死的什麼人？

孫褚氏是我兄弟與弟媳，不知被那個狗強盜

，將他夫婦害死呵。

（孫褚氏哭介，劉彪出神介。）

劉彪呵孫媽媽，這個殺他二人之人，他那

知道，今晨天亮之時，我去宰豬，從此路過。看見傅鵬，從你家出來，慌慌張張的，我看一定是他。你速到公堂告他。你若不信，你到後面看看你女兒身上。可有玉鐲無有。

孫褚氏我去看看。

（孫褚氏下，又上介。）

孫褚氏（白）不錯，有的可是此物？

劉彪正是，你去告他就說他調戲你女兒，

是你女兒不允他懷恨在心，黑夜之間

將你兄弟殺死。有玉鐲爲證，你快前

去。

孫褚氏 有勞列位與我照應門戶。

(孫褚氏下。)

衆鄉鄰 列位，這個殺人的狗強盜，真真的可

恨，我要認得他吓，我把他抓住，咬死這個王八蛋。閒話少說，我們與他看好了門戶。

(衆鄉隣同下。)

劉、彪 吓，我把你門這些王八蛋。你們要犯

在我的手，我也是照樣。哎呀，我只當傅鵬孫玉嬌被我殺死。誰知是孫褚氏的兄弟，這兩個送命的鬼。我諒傅鵬也活不了，我回家去。

(反元場進門介。)

全部 法門寺

(白) 媽吓!

(劉媒婆上。)

劉媒婆 兒子回來啦?

劉 彪 回來啦!

劉媒婆 什麼事這樣氣粗呵?

(宋巧嬌暗上介。)

劉 彪 母親非知，那日我與孫玉嬌戲耍，被

母親踢出來。是我去到大街訛詐傅鵬

。我二人正在爭鬥之時，劉公道幫助

傅鵬，是我惡氣難消，昨晚三更之時

去到孫家莊，我就一刀。

(宋巧嬌聽介，後退兩步介。)(劉

媒婆扶劉彪嘴介。)

劉媒婆 噲！（扶門兩下看介。）（白）一刀怎

麼樣呵？

劉彪 一刀殺了兩個。

劉媒婆 哎呀！你殺了人，老娘吃罪不起吓。

你這不是連累我這麼大年紀嗎？這這

這怎麼好哇？

劉彪 不要害怕，都有我一個人當啦。

劉媒婆 那麼你還沒吃飯啦，你吃飯去罷。

劉彪 我吃飯去。

（劉彪下。）

劉媒婆 幸虧沒人聽見。

（宋巧嬌進門介。）

宋巧嬌 呵媽媽！

劉媒婆 呀，宋大姐，一聲不響就來啦你幹什

麼來哪？

宋巧嬌 只因我家爹爹，被劉公道扭到公堂。

有勞媽媽與我照管家門，待我去到公

堂，看個明白。

劉媒婆 你去罷，交給我啦。

宋巧嬌 有勞媽媽。

（唱西皮散板）辭別了劉媽媽起程前

往，我這裏上公堂細看端詳。

（宋巧嬌下。）

劉媒婆 幸虧她沒有聽見。

（劉媒婆下。）

第十八場

(公堂)

(四青袍，二公差，一門子引楣塢縣

趙廉上。)

趙廉 (念引子) 身為縣令。愛黎民，王法

乾坤。(坐白) 執掌皇家印。威振法

公庭。每逢三六九。放告理民情。下

官趙廉。自到任已來，百姓好教好訓

，今乃三六九日。來，放告牌抬出。

二公差 呵，放告牌抬出。

(孫褚氏上。)

孫褚氏 冤枉！

一公差 回稟老爺，有人喊冤。

聖部 法門寺

趙廉 叫她上堂回話。

一公差 喊冤人上堂回話。

孫褚氏 是，與縣太爺叩頭。

趙廉 你家住那裏，姓甚名誰。爲了何事，

堂口喊冤？

孫褚氏 我乃孫褚氏，家住孫家莊，只因傅鵬

昨晚三更之時，挨門而進。將我兄弟

褚生賈氏夫妻殺死，男尸有頭，女尸

無頭，還望太爺作主。

趙廉 有這等事，起過一旁。

孫褚氏 多謝太爺。

趙廉 來，拿我又仔速提傅鵬到案。

一公差 遵命。

(公差下)。

趙廉 傅鵬到來與他當堂對詞。

(孫褚氏應介，公差捉傅鵬上。)

傅鵬 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參見老父

母。

趙廉 呵，上得堂來，深施一禮莫非在庠？

傅鵬 世襲指揮。

趙廉 你爲何，黑夜之間，身入孫家莊，刀

傷二命，從實招來？

傅鵬 我自知閉門讀書，不知什麼殺人。

孫褚氏 呵，太爺他說無有殺人。現有玉鐲一

隻，可是他的，太爺請看。

趙廉 照呵！這隻玉鐲可是你的？

傅鵬 正是我的，那日大街遊頑，自不小心

將牠失落。不知被何人拾去。殺害人

命推在我的身上，此乃誣告與我，太

爺詳情。

趙廉 你還是這等強詞奪理，來，將他頭巾

摘去。

(將傅鵬頭巾摘下介。)

趙廉 有招無招？

傅鵬 實是冤枉。

趙廉 來，與我責打四十！

(二公差應打介。)

趙廉 招是不招？

傅鵬 實是冤枉，你叫我招的什麼？

趙廉 不動大刑，諒你不招，來，看大刑伺

候。(衆應介)。

傅鵬 慢來，我招認就是。

趙廉 叫他畫供上來。

傅鵬 咳，冤枉呵。

趙廉 傅禁卒。(衆照白。)

(禁卒上。)

禁卒 伺候太爺？

趙廉 將傅鵬釘錄收監。

(禁卒應介，帶傅鵬下。)

趙廉 孫氏你且下堂。

孫褚氏 謝太爺。

(孫褚氏下。)

(劉公道，宋國士同上。)

劉公道 你要小心了，參見太老爺。

趙廉 劉公道前來則甚？

劉公道 我來告狀。

趙廉 怎麼你也來告狀，你告的那個？

道公道 宋國士。

趙廉 現在那裏？

劉公道 現在堂口。

趙廉 傳他上堂回話。

劉公道 宋國士，太爺叫你上堂回話。

宋國士 哼，恭見老父母。

趙廉 呵，你上得堂來，深施一禮，莫非在

席？

宋國士 饕門秀才。

趙廉 劉公道你告他何來？

劉公道 這 啓稟太爺，他子宋興兒，在我家以爲

僱工。是他偷盜我十兩銀子逃走，一

定是他藏了起來。求太爺作主。

宋國士 啓太爺，我子興兒非是那樣之人。想

是被劉公道拷打，是我兒懼怕與他。

也是有的。求太爺命他找回我兒。

趙廉 聽公道之言，一定是你藏起。來，與

我打。

（宋巧嬌暗上。）

宋巧嬌 冤枉！

一公差 啓太爺有一女子，喊冤！

趙廉 叫他上堂回話。

一公差 呔，上堂回話。

宋巧嬌 叩見太爺。

趙廉 這一女子，家住那裏姓甚名誰，有何

冤枉，你且講來？

宋巧嬌 小民女宋國士之女宋巧嬌，只因劉公

道行詐我父，還望太爺明斷。

趙廉 也罷，本縣念你是一孝女，將你押在斑房。宋國士取來十兩銀子，賠還劉公道，放你女兒出去。你自己尋你兒子。若是無有下落，他也不必追究了，宋巧嬌意下如何？

宋巧嬌 就依太爺。

趙廉 來，將宋巧嬌押在斑房內。

一公差 內斑房滿啦。

趙廉 押在外斑房。

一公差 外斑房也滿啦。

趙廉 女監呢？

一公差 也滿啦。

趙廉 暫且押在男監之內。來，吩咐禁卒有了十兩銀子，放她出去，押下去。

宋巧嬌 爹爹不必着急，女兒暫受一時之苦。女兒自有辦法出去，再作道理。

宋國士 只是否委屈我兒了。

宋巧嬌 爹爹回去罷。

(宋巧嬌下。)

趙廉 宋國士交銀贖女，劉公道三日之內，前來領銀，下去。退堂。

(趙廉等下。宋國士、劉公道對看介。)

宋國士 劉公道 哼！(兩邊同下。)

第十九場 (報信)

(傅夫人上。)

傅夫人 (唱西皮搖板) 將身且坐前堂上。眼

跳心驚爲那椿。

(院子上。)

院子 啓太夫人大事不好了。

傅夫人 何事驚慌?

院子 公子不知身犯何罪，押在監中去了。

傅夫人 哎呀!(唱西皮散板)聽一言來心內

慌，再叫家院聽根原。

(白)家院帶了一百兩銀子，隨我監中去也。

傅夫人 (唱西皮搖板)家院帶路出府往，去

到監中看端詳。

(家院引傅夫人下。)

第二十場 (定婚)

(禁卒引傅鵬上。)

傅鵬 (唱西皮散板)今日無故遭冤枉。

(進監門介。)

(接唱)思想叫我好悲傷。

(一公差引宋巧嬌上。)

宋巧嬌 (唱西皮散板)紅顏露面是不幸。

(進監門介。)

(接唱)家中無人侍爹尊。

一公差 禁卒，太爺吩咐，宋巧嬌有了十兩銀

子，你就放也出去。記下了。

(一公差下。家院引傅夫人上。)

傅夫人 (唱西皮搖板)家院帶路往前進，不

覺來到是監門。

(白)家院前去叫開監門。

院子 是，呵禁大哥開門。

禁卒 敢是坐監的？

院子 哎！我們傅老夫人來看傅公子來了。

禁卒 哦！來看傅鵬的，來來來拿來罷。

全部 法門寺

院子 拿什麼呵？

禁卒 開門錢啦。

院子 有的，呵太夫人，禁卒要開門錢，

傅夫人 把他一錠銀子。

院子 是。禁大哥銀子來了。

禁卒 好，你們來吓，別讓呵。

傅夫人 帶路。(同進監門介。)(白)我兒

在那裏？

院子 公子，太夫人來了。

傅鵬 哦！哎呀！母親哪！

傅夫人 哎呀！兒阿！

(唱西皮散板)一見我兒上了刑，到

四五

改良京戲本

四六

叫爲娘痛在心。

(白)兒吓！你在書房攻書好好。怎麼來到監中。

傅鵬

母親有所不知，只因孩兒三年服滿。前往各處謝孝，路過孫氏門前。無意將玉鐲失落，不知被何人拾去。黑夜之間往孫家莊刀傷二命，推在孩兒身上。孩兒正在書房攻書，來了一個公差，將孩兒提到公堂，可恨賊官羅場縣，將兒屈打成招。害得我這般光景
哪哪。

(宋巧嬌在旁做介聽介。)

傅夫人 好賊官！(唱西皮散板)罵一聲狗賊

官審問不道，大不該將我兒屈打成招

宋巧嬌 呵，老夫人不必悲痛，必須想一良計

，打救公子才是。

傅夫人 哎呀大姐，想我孤兒寡婦，又無人幫

助叫我怎不悲痛。

宋巧嬌 請問老夫人姓什麼？公子何名？

傅夫人 我們姓傅我兒名叫傅鵬，他乃是世襲

指揮，不想遭了這等不幸之冤。

宋巧嬌 呵老夫人，我今日忽然問的這些話內

。定有我父之事。我看公子實是冤枉

，我有意打救公子，老夫人你看如何

？

傅夫人 哎，我兒這等冤枉，你是怎能救得？

宋巧嬌 我說救得定然救得。

傅夫人 我還未曾問過大姐，既然要救我兒。

不知姓甚名誰，那裏居住，因何來到

監中，請道其詳？

宋巧嬌 奴名宋巧嬌，我爹爹宋國士，居住本

縣白衣庵，只因我兄弟宋興兒，在劉

公道家中，以爲僱工，我兄弟不知去

向。那劉公道訛詐我父，他說我兄弟

偷盜他十兩銀子，將我父扭到公堂。

好個賊官，幫助劉公道。要我父賠償

他十兩銀子。若無銀子，就將我父。

押在監中，是我替我父來在監中，望

求老夫人，可能借我十兩銀子。出得

監去，也上好告伸明。

傅夫人 這有何難，應允就是。

宋巧嬌 多謝老夫人。（想介，）呵老夫人，

還有一事不妥。

傅夫人 何事不妥？

宋巧嬌 我與老夫人，無親無故。這狀子上面

怎樣寫法呢？

傅夫人 這樣罷，我收做爲乾女兒如何？

宋巧嬌 這乾女兒乃是外人，不好。

傅夫人 哦，我明白了，你救得我兒性命，我收你做爲兒媳。這樣可妥了罷？

宋巧嬌 (羞介，白) 呵老夫人此話當真？

傅夫人 哎，我偌大年紀，還失信於你嗎。

宋巧嬌 必須有一憑據爲證。

傅夫人 這？有了，我這裏有玉鐲一隻，做爲聘禮，你放心了罷。

宋巧嬌 我還要回家稟明我父。

傅夫人 家院看十兩銀子過來。

宋巧嬌 呵，禁大哥這有十兩銀子，煩勞呈上太爺。我要出去了。

禁卒 好，你去罷。

宋巧嬌 母子分別分別。

傅夫人 呵，兒呵你但放宽心，爲娘要回去了。

(唱哭頭) 母子們只哭得肝腸痛斷，

我的兒呵。

(傅鵬同哭，禁卒同傅鵬下。傅夫人，宋巧嬌，院子出監介。)

宋巧嬌 呵老夫人且先回去，三日且聽喜音就

是。

傅夫人 好，全仗兒媳了。

(傅夫人，家院同下。)

宋巧嬌 待我回家便了。

(唱西皮流水板) 上蒼不負良善民，
紅粉佳人就抱打不平。恨賊官爲官不正，這一件人命案審問不明。我急急忙忙的往前進。

(元場宋國士從下場迎上。)

宋巧嬌 爹爹！

宋國士 哦，兒來了？

宋巧嬌 (唱散板) 我今將已往事就稟嚴親。

宋國士 裏面講話。

(同進內介。)

宋國士 我兒怎樣出得監來？

宋巧嬌 爹爹有所不知，女兒在監中，遇見一

位傅老夫人，只因她兒傅鵬，遭下不明之冤。是女兒起俠義之心抱打不平，要救她子出得牢籠。

宋國士 哎！他的冤枉你也不知根由，怎好救得傅鵬？

宋巧嬌 暫時不必言明，女兒自有辦法。那老夫人說道，我若救得他的兒子，還與我們認了一門親戚。

宋國士 認爲什麼親呢？

宋巧嬌 爹爹，你猜上一猜？

宋國士 收你爲乾女兒？

改良京戲本

五〇

宋巧嬌 不是。

宋國士 爲父猜不着了。

宋巧嬌 女兒認那老夫人，是女兒的……

(羞介。)

宋國士 什麼呵？

宋巧嬌 是女兒的婆婆。

(羞介。)

宋國士 哈，哈哈！我道是什麼親，可有聘禮

無有？

宋巧嬌 有玉鐲一隻，爹爹收下。

宋國士 待爲父收下。

宋巧嬌 呵，爹爹，你去準備酒飯，我要請那

劉媒婆，前來飲酒那時灌醉了她，就

好辦事了。

宋國士 好，我去辦來。

(宋國士下。)

宋巧嬌 待我去請劉媒婆前來。

(出門介，繞元場介。)

宋巧嬌 呵，劉媽媽在家嗎？

(劉媒婆上。)

劉媒婆 來哪，誰吓？

宋巧嬌 呵，劉媽媽。

劉媒婆 啲，大姐回來哪？

宋巧嬌 回來去。呵媽媽，我今日回來，特請

媽媽到我家吃杯團圓酒。

劉媒婆 這個酒我要吃的，我將門鎖好。

宋巧嬌 媽媽請哪。

（反元場介。）

劉媒婆 你出來我放心哪。

宋巧嬌 有勞媽媽，媽媽請進。

（二人同進門介。）

宋巧嬌 媽媽請坐待我取酒前來。（取酒介。）

媽媽請坐。

劉媒婆 坐着，你瞧瞧弄了這麼些好菜。

宋巧嬌 我們是自己人，不必太謙。與媽媽斟

上一杯，媽媽先請用上一杯。

全部法門寺

劉媒婆 好，你也不客氣哪，這酒真好，大姐

你也吃呵。

宋巧嬌 我不會吃酒。

劉媒婆 你不會吃酒，你吃菜。

宋巧嬌 再與媽媽斟上一杯，呵媽媽你在外面

，與人家做媒，可有絕色的女子？

劉媒婆 外頭簡直的说，沒有好的。我看大姐

的模樣兒頂好啦。

宋巧嬌 媽媽誇獎，請哪，再斟上一杯。

劉媒婆 好，好，大姐請，今天這酒，我越喝

越高興。

宋巧嬌 多吃幾杯。呵媽媽你可知道，有個孫

玉嬌，她的相貌如何？

劉媒婆 孫玉嬌啊？要是比起來，差不多，還是大姐好看。

宋巧嬌 媽媽，誇獎，呵媽媽！聞聽孫家莊黑夜之間一刀連傷二命，不知是何人所做？

劉媒婆 這件事是傅鵬所做。

宋巧嬌 我在監中聞聽人言，說是你子劉彪所做，誣賴傅鵬可是有的。

劉媒婆 噲！大姐不要這樣說吓，人命的事不要鬧頑笑哇。

宋巧嬌 媽媽再喝一杯，再添一杯。

（劉媒婆帶醉形狀。）

宋巧嬌 呵媽媽可是劉彪？

劉媒婆 （說醉話念白）我們是自己人，跟你

說也不要緊，可慢慢的告訴你：有一天早晨，我在大街遊頑，走過孫寡婦門前，只見傅鵬與孫玉嬌暗結絲羅。

那傅鵬給孫玉嬌玉鐲一隻，他二人不能到了一處。是我拿孫玉嬌綉鞋一雙，暗地給她二人說合。不想被我兒劉彪看見，我把事情告訴他。不想我兒拿綉鞋去到大街訛詐傅鵬。二人口角不合，可就打起來哪，內中地保劉公

道前來解勸。那劉公道把我兒罵了一頓。我兒懷恨在心，三更時分，去往孫家莊，黑夜之間一刀連傷二命。將這件命案誣賴傅鵬身上，拘拿公堂屈打成招。我看傅鵬也活不了哪，得哪，一大本的好戲，我全告訴你啦。

宋巧嬌 呵媽媽，此話未必是真的罷？

劉媒婆 我要說瞎話，我是王八蛋。

宋巧嬌 言重了。

劉媒婆 把話全告訴你啦，我要回去啦。

宋巧嬌 待我送媽媽回去。

劉媒婆 啊大姐，這個事日後要犯了法，你可

別忘了我。

宋巧嬌 那是自然我忘不了你的。

劉媒婆 (吐介。) 喔嚕！喔嚕！

(劉媒婆下。)

宋巧嬌 劉媒婆真情，被我用酒套出，待我做起來。

(宋巧嬌寫狀介。)

宋巧嬌 有請爹爹。

(宋國士上。)

宋國士 怎麼樣了。

宋巧嬌 劉媒婆真情被我套出，狀子寫好，爹爹請看。

宋國士 原來如此將狀收好你到那里去告呢？

宋巧嬌 聞聽皇太與劉瑾千歲，來到法門寺拈

香，待女兒前去叩關便了。

宋國士 皇太變駕前護後擁，你乃女流之輩此

狀不告也罷。

宋巧嬌 爹爹吓，慢說前護後擁，就是刀山，

女兒也要前去的也。

（唱西皮散板）明知道山有那豺狼虎

豹，那一日峻嶺上斷了砍樵。

宋國士 兒啊！（接唱散板）百姓告官事非小。

宋巧嬌 （接唱散板）此一去那怕他，王法律

條。

宋國士 （唱哭板）怕的是我的兒性命難保我

的兒呵。

（宋巧嬌，宋國士同下。）

第廿一場

（法門寺）

（賈貴四校尉，劉瑾，同上。）

劉瑾 （念引子）腰橫玉帶紫鸞袍。赤胆忠

心保皇朝。（念坐場詩）四海騰騰慶

昇平，錦綉江山唱大名，滿朝文武尊

咱貴，何必西天把佛成。

（白）咱家劉瑾，字表春華，陝西延

安府人氏。自幼七歲淨身，九歲進宮

。一十三歲伺候老王，老王宴駕又保

正德皇帝登基。我與萬歲明是君臣，
暗似手足一般。內管三宮六院，外管
五府六部十三科道，執掌生死之大權
，太后老佛爺十分寵愛，認咱家爲義
子螟蛉乾殿下，加封九千歲之職。哎
！我說個貴兒啊。

賈貴
咋，

劉瑾 咱們爺們兒這個臉兒，可夠瞧嚕啦罷
？

賈貴 敢請，要擺在古董店裏頭，可就足夠
看好大半天嚕啦不是，再說您這伙兒
，可稱得起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

伙兒誰又比得了咱們老爺們兒啦。唷
唷哈哈！

劉瑾 哈哈貴兒啊！太后老佛爺，要上法
門寺拈香，這個變駕齊備哪沒有？

賈貴 齊備啦多時，就候着您請駕。

劉瑾 候着，待咱家請駕。

賈貴 咋。

劉瑾 兒臣有請母后。

（四小太監，四宮女引太后上。）

太后（念引子）一心赴蟠桃，但願得，不
老長生。

（坐介。）

劉瑾 兒臣見駕，皇后千歲。

太后 皇兒平身。

劉瑾 千千歲。

太后 賜坐。

劉瑾 謝坐。

太后 皇兒爲娘，要上法門寺拈香，這變駕可會齊備？

劉瑾 俱已齊備。

太后 吩咐起駕法門寺。

劉瑾 兒臣遵旨，這個貴兒啊。

賈貴 咋。

劉瑾 吩咐起駕法門寺。

衆校尉 有。

賈貴 咋，我說校尉的：

賈貴 (大聲喊) 起駕法門寺。

(衆應介，走元場，老和尚上，太后

上香介。)

太后 啊，皇兒問問老和尚，那里潔淨爲娘要打坐。

劉瑾 遵旨，貴兒啊，問問寺內老和尚，那

裏潔淨，太后老佛爺要打坐。

老和尚 大佛寶殿潔淨。

賈貴 啓千歲大佛寶殿潔淨。

劉瑾 候着，啓母后大佛寶殿潔淨。

太后 吩咐擺駕大佛寶殿。

劉瑾 遵旨，貴兒啊，吩咐擺駕大佛寶殿。

賈貴 咋，老和尚帶路擺駕大佛寶殿。

老和尚 隨我來。

（敬茶，賞銀。）

賈貴 這有官寶一錠，多念萬壽經啊。

（老和尚下。）

宋巧嬌 （在幕內白）走啊！

（宋巧嬌上。）

宋巧嬌 （喊白）冤枉！（坐地介。）

衆校尉 呵呵呵：

劉瑾 貴兒啊，外頭什麼事情這麼鷄貓子喊

叫嗒？

賈貴 奴才我也不知道啊。

劉瑾 去問去。

賈貴 咋。

劉瑾 快點去呀。

賈貴 這不是去哪嗎。黑，校尉嗒，什麼事

情這麼鷄貓子喊叫嗒？

衆校尉 有一民女喊冤。

賈貴 候着，啓千歲，有一民女兒喊冤。

劉瑾 怎麼着，有一個民女兒喊冤，難道說

這兒就沒有他們的父母官兒哪嗎？

賈貴 有的是公安局她又不去。

劉瑾 拉去砍拉罷。

賈貴 咋。

太后 且慢。

劉瑾 慢點聽信兒。

賈貴 咋。

太后 此處佛門聖地，豈有殺人之理，搜搜

女子身旁可有狀子？

劉瑾 遵旨，貴兒啊！誰叫你殺嗒？

賈貴 不是您叫奴才殺的嗎？

劉瑾 我多伙兒教你殺的，去搜搜民女身旁

，有狀無狀，別嚇呼人家。

賈貴 咋，校尉嗒，搜搜民女兒身旁，有狀

無狀，別瞎摸小心人家的金銀。

（衆校尉應介，取狀介。）

衆校尉 有狀。

賈貴 有狀，寫的真不少這是誠心打官司來

嗒，啓千歲有狀。

劉瑾 怎樣有狀，貴兒啊，你的差使來啦。

賈貴 怎麼她告狀，我的差使到來啦？

劉瑾 太后老佛爺的寶座離着遠，你跪在丹

墀高聲朗誦。一個字兒，一個字兒嗒

，清清楚楚唸給老佛爺咱家我聽。念

賈貴 咋。

劉瑾 去呀！

賈貴 這不去哪嗎。

劉瑾 吶呀！

賈貴 這不是吶哪嗎。

劉瑾 噯喲噯喲！這麼慢慢騰騰的。不帶你

來你要來，帶你來哪這麼一點兒事，你就給我逞楞子，快念啦，叫我着急

賈貴 沒有，那兒不去告，單跑這兒來，寫

哪一大車？「具……：……」

劉瑾 咳咳，別得兒鋸啦，再鋸就要得兒倒啦。你這孩子差使越當越回來啦，你

到是唸哪。

賈貴 咋，具告狀民女宋氏巧嬌，求雪夫合冤事啊：

劉瑾 對啦，照着這個樣兒，往下唸。

賈貴 咋，竊巧嬌，係鄆塢縣邑庠生，宋國士之女。許配世襲指揮傅鵬爲妻。

尙未合卷。忽聞氏夫身遭奇禍，趕急查問起事根由，方知氏夫因丁父憂尙未受職。現已服滿前往各處謝孝，經過孫寡婦門前，無意失落玉鐲一隻，被孫玉嬌拾去，時有劉媒婆看見。因此誑去玉嬌繡鞋一隻，命她兒劉彪，

在大街之上向氏夫訛詐。因此二人爭鬥一處，內有劉公道解勸，並未公允隨即各散。劉彪又至孫家莊，黑夜之間刀傷二命，一無凶器二無見證，無故把一世襲指揮拿問在監。氏夫乃文弱書生，不堪痛苦，只得違行屈招，拘留監中。竊巧嬌一聞此言驚駭一場，家中只有親父一人，日久臥病是以情急。今依法理規定條律，具狀上告務求俯准，情願請求毋得屈情以鑒其冤而重生命。則感激之私，永無盡期矣。哀哀上告，哀哀上告啊 哎呀

，我的姑奶奶，少寫點兒好不好，差一點兒斷哪氣，唸完啦。

劉瑾 母后請看。

太后 皇兒將那女子，代進大佛寶殿，爲娘親自審問。

劉瑾 領旨，貴兒啊，將那告狀的小姐兒，帶進大佛寶殿，太后老佛爺，要親自審問。

賈貴 咋，校尉的，將民女兒帶進大佛寶殿，太后老佛爺，要親自審問，將她喚醒。

衆校尉 女子醒來！

宋巧嬌

(唱西皮散板)一霎時好一似鷹拿雀

燕，嚇得我魂靈兒飛上九天。猛然間睜開了昏花眼，顛兢兢跪至在大佛殿前。(跪介。)

賈貴

這一告狀的民女，上面坐的太后老佛爺這邊我家千歲爺，有什麼冤枉朝上訴，別害怕都有咱家哪。

宋巧嬌

是，皇太，千歲容稟！

(唱西皮倒板)宋巧嬌跪至在大佛寶殿。

衆校尉

呵呵呵。

劉瑾

貴兒啊，什麼事情又這麼雞貓子喊叫

全部法門寺

嗒。

賈貴 奴才也不知道

劉瑾 去問去。

賈貴 咋，校尉的，什麼事情又雞貓子喊叫

嗒？

衆校尉 千歲的虎威。

賈貴 在城裏頭耍虎威，出啦城哪還要這個

使喚嗎？要驚哪駕還是你們担哪，還

是我担哪？猴兒崽子，滾下唬罷。

(衆人下。)

賈貴 哎！我說我的，你唱你的道是。

(賈貴下。)

六一

改良京戲本

六二

宋巧嬌

容稟，（唱西皮慢板）尊皇太千歲爺

細聽奴言。小民女家住在郟塢小縣。

遵父命許傅鵬匹配良緣。我兒夫在街

前閒遊頑，將玉鐲失落在孫氏門前。

孫玉嬌拾玉鐲。

（轉二六板）媒婆看見。因此上誑誘

鞋勾姦賣姦。孫家莊殺二命縣台判斷

，把一個指揮官拿問在監。望皇太千

歲爺提拿到案。老皇太千歲爺吓。到

來生變犬馬結草啣環。

（乘校尉，賈貴同上。）

劉瑾 請母后定奪。

太后 皇兒將此案審明，再奏為娘，我要回

宮去了。

劉瑾 起駕。

（四太監，四宮女引太后再上。）

劉瑾 貴兒啊！這兒屬誰管哪？

賈貴 郟塢縣所管。

劉瑾 郟塢縣來通哪沒有？

賈貴 來是來過哪請哪個安可又回曉哪。

劉瑾 噲喝，好大的架子啊！

賈貴 本來架子就不小。

劉瑾 吩咐校尉的，把郟塢縣給我提哪來。

賈貴 咋，校尉的，把郟塢縣，給提哪來快

去。

(二校尉應介下。)

劉瑾 這一告狀的小姐兒，我可提你們父母

官兒去哪。等他到來，與他當堂對詞

。別害怕都有咱家哪。

宋巧嬌 遵命。

(二校尉領趙廉上。)

趙廉 叩見千歲。(跪介。)

賈貴 那兒吃的烟袋油子，跑這兒哆嗦來啦

？郿塢縣到，郿塢縣到，郿塢縣到哇

，千歲郿塢縣他來啦。

劉瑾 我知道哪。

賈貴 您知道還教我費這麼大的勁兒。

劉瑾 就是這一堆呀？

賈貴 不錯就是他。

劉瑾 咱們問問他，這個下面跪的，敢是郿

塢縣的那位縣太爺嗎？

趙廉 臣不敢，趙廉。

劉瑾 罩籬，撈麵的罩籬？

賈貴 不是，人家姓趙名廉。

劉瑾 趙廉兒啊！見了咱家爲何不抬起頭來

？

趙廉 有罪不敢抬頭。

劉瑾 喲！喲！你還有什麼罪呀？抬起

改良京戲本

六四

頭來

趙廉 謝千歲。

劉瑾 走！好一個大胆的鄆塢知縣。孫家莊

黑夜之間，一刀連傷二命，一無凶器

二無見證，無故把個世襲指導拿問在

監。哥兒啦，哥兒啦，呵哈哈，你

那眼睛蓋頭還有皇上嗎？這話又回來

啦，你既瞧不起皇上，他還瞧得起咱

家嗎？

賈貴 啊！這話可又說回來啦，你既瞧不起

我們千歲爺，你還瞧得起咱家我嗎？

劉瑾 你又算標葱。

賈貴 我又惹啦。

劉瑾 把他的帽子，給他摘下來。

賈貴 摘帽子。

劉瑾 你有什麼說咯？

趙廉 千歲吓！

（唱西皮倒板）小傅鵬他本是殺人凶
犯。

劉瑾 在哪罷，你說小傅鵬是殺人凶犯，難

道是你給他買的刀嗎？

趙廉 千歲！

（唱西皮倒板）臣問他口供事件招
空，在公堂未動刑他自己招認。因此

上臣將他拿問在盛。

劉瑾 宋巧嬌他對詞。

宋巧嬌 千歲！

（唱西皮散板）縣太爺說此話真假難辯，就該拿劉媒婆細問根原。

劉瑾 怎麼這裏頭，還有個劉媒婆子？

賈貴 您看這狀紙上，不是有個劉媒婆嗎。

劉瑾 （看狀）不錯，有個劉媒婆，她住在那兒啊？

宋巧嬌 白衣庵。

劉瑾 你哪？

宋巧嬌 也住在白衣庵。

全部法門寺

劉瑾 頂好的小孩兒，跟壞種住在一塊兒。

賈貴 快點兒搬家。

劉瑾 你給她房錢啦。

賈貴 我還欠三個月嗒啦。

劉瑾 走開點兒罷，你這年紀輕輕兒嗒，可別拉扯好人啦。

宋巧嬌 民女怎敢。

劉瑾 貴兒啊，吩咐校尉的，將劉媒婆抓來。

賈貴 咋，校尉的，把劉媒婆子抓來。

（衆校尉應介下。）

劉瑾 貴兒啊，去告訴他，做了一任父母官

六五

改良京戲本

六六

兒。兒女百姓無恩可報，弄了一張紙把他給拴下來啦，哏給他看看。

賈貴 咋，縣太爺，縣太爺。

趙廉 (站白) 呵公公。

賈貴 工工，還有四尺上啦。

趙廉 何事？

賈貴 您做了一任的父母官兒，兒女百姓無恩可報，弄了一張白紙條兒，把尊駕給告下來啦。

趙廉 慚愧。

賈貴 蟬腿藥舖裏去買，拿去看看，慢管您

認識字啊？

趙廉 兩榜進士出身。焉有不識字的道理。

賈貴 我當你是捐榜兒啦，拿去看看。

趙廉 具告狀民女宋巧嬌。啊，這巧嬌二字，在那裏看過，怎麼一時想她不起。

(想介。)

宋巧嬌 啊，縣太爹把你姑娘，忘懷了麼？

趙廉 啊，你不是宋國士之女王巧嬌麼。

宋巧嬌 正是你姑娘。

趙廉 爲何告此刁狀？

宋巧嬌 替夫伸冤，何爲刁狀？

趙廉 先前爲何不告？

宋巧嬌 先前不知。

趙廉 如今呢？

宋巧嬌 才得知道。

劉瑾 成，頂起來啦。

趙廉 好張利嘴。

宋巧嬌 你也不差。

趙廉 少開口。

劉瑾 得啦得啦！你瞧瞧，當着我的面兒，

你還欺負人家啦。

宋巧嬌 千歲！

（唱散板）這件事本是他一人所斷，

把一個指揮官拿問在監。

（二校尉引劉媒婆上。）

全部 法門寺

劉媒婆 嗚，千歲您很好哇？

劉瑾 跪下，那兒來的一陣騷風啊？

賈貴 他帶來咯。

劉瑾 你就是劉媒婆啊？你有什麼說，唱兩

句兒給我聽聽。

劉媒婆 千歲吓！

（唱搖板）孫玉嬌拾玉鐲是我看見，

因此上誑誘鞋勾姦賣姦。

宋巧嬌 千歲吓，他的兒子名叫劉彪，每日大

街殺生詐騙。孫家莊又傷二命，不是

你的兒子。還有那個？

（宋巧嬌打劉媒婆嘴吧介。）

改良京戲本

六八

趙廉 招哇！

劉瑾 那兒吃烟，你那兒着啦！

宋巧嬌 千歲吓！

（唱散板）執鋼刀在大街殺人詐騙，
把一個指揮官拿問在監。

趙廉 千歲吓！

（唱散板）才知道小劉彪是殺人的兇
犯。又誰知這內中有許多牽連，跪廟
堂怒爲臣才疎學淺。千歲爺吓，望千
歲開龍恩限臣三天。

劉瑾 哇！（唱散板）很一個胆大的鄺塢知
縣。把一樁人命案審問倒顛，限三天

將人犯一齊帶見。少一名將人頭懸掛

高桿。（白）哼！三天，三年你也辦

不好哇。貴兒啊你告訴那一告狀的小

姐兒，官司是他贏哪。還沒有落案，

幾時傳幾時到。這有官寶一錠，給那

告狀的小姐兒。叫她拿回家去，好好

過日子。她來一趟，咱們給一趟。叫

她通通票不了，給她去。

賈貴 咋小姐兒過來。

劉媒婆 叫我哪。

賈貴 你這樣兒還是姐兒啦，簡直的成啦姐

兒她姥姥啦。（又叫宋巧嬌介。）小

姐兒過來。

宋巧嬌 啊，公公何事？

賈貴 千歲言道官司是你贏啦，還沒有落案，幾時傳幾時到，這有官寶一錠，拿回家去好好的過日子。多買柴米少吃鴉片煙下去罷。

宋巧嬌 多謝公公，多謝千歲。

劉瑾 下去罷。

宋巧嬌 啊，縣太爺，你抬頭觀看。

趙廉 看什麼？

宋巧嬌 這才是有王法的所在。

趙廉 你告的好利害的刁狀。

全部法門寺

宋巧嬌 才知道你姑娘的利害。

趙廉 還不下去。

劉瑾 得啦，你怎麼沒啦完啦，這約是尊駕您那小衙門兒還了得嗎，你！貴兒啊，把他的帽子給他戴上，別吹啦風。

賈貴 吹啦風吃車前子，戴上罷。

劉瑾 鄆塢縣，把劉媒婆交付與你。限你三天將人犯，俱以帶齊。如少一名小心點你的腦袋，帶下唬罷。

趙廉 謝千歲。

(拉劉媒婆同下。)

劉瑾 哎哨喝，今天可累着我啦。

六九

改良京戲本

賈貴 您那兒幹過這個。

劉瑾 看看什麼時候兒啦？

賈貴 十三點半啦。

劉瑾 老佛爺起啦駕啦？

賈貴 起駕好大半天啦。

劉瑾 好，吩咐擺駕回宮。

賈貴 校尉的擺駕回宮啊。

(衆人同下。)

第二十二場 (回衙)

(趙廉拉劉媒婆上。四青袍，二差人

兩邊上。)

衆公差 迎接太爺。

七〇

趙廉 你們來了？

衆公差 來了。

趙廉 將劉媒婆鎖好，帶馬打道孫家莊。

(衆人同下。)

第二十三場 (回家)

(宋國士上。)

宋國士 (唱西皮搖板) 我兒一去未回轉，到

叫爲父掛心間。

(宋巧嬌上。)

宋巧嬌 (唱西皮搖板) 千歲爺待我的恩德不

淺，回家來見爹爹細說根源。

(進門介白) 參見爹爹。

宋國士 我兒回來了？

宋巧嬌 回來了。

宋國士 狀子可曾遞上？

宋巧嬌 狀子遞上。千歲吩咐。官司未曾落案，幾時傳幾時到。又賜女兒官寶一錠，爹爹收下。

宋國士 爲父收下。從今往後，我兒不要出去了。

宋巧嬌 女兒如今不怕人的了。啊爹爹就該去到大街，打探我兄弟下落才是。

宋國士 我兒看守門戶，爲父去也。

(宋國士下。)

宋巧嬌 (唱西皮散板) 縣台被我嚇破胆，百

姓有理那怕官。

(宋巧嬌關門介下。)

第二十四場 (硃砂井)

(四青袍，二差人，劉媒婆，趙廉同上。劉彪從下場上。)

劉彪 劉彪迎接太爺。

趙廉 鎖了。

(原人往回走斜門，劉公道從上場上。)

。

劉公道 劉公道迎接太爺

趙廉 帶了。

(原人又挖門趙廉下馬介，站中場。)

二差人 來此孫家莊。

趙廉 二廂搜來。

二差人 啊，鋼刀一把，綉鞋一隻。

趙廉 鋼刀入庫綉鞋放下。

二差人 是。

趙廉 帶劉媒婆。

劉媒婆 太爺。

趙廉 你勾姦賣姦可是此物？

劉媒婆 正是。

趙廉 下去，帶劉彪。

劉彪 縣太爺來啦。

趙廉 唔！劉彪你在大街訛詐傳鵬，可是有的？

劉彪 打架是真，訛詐是假。內有劉公道解勸的。

趙廉 下去。帶劉公道。

劉公道 太爺來啦，太爺來啦。

趙廉 唔！劉公道，劉彪在大街，訛詐傳鵬。你可是解勸過來？

劉公道 不錯。打架是真，訛詐是真，件件樁樁都是真的。

趙廉 下去，帶劉彪。

劉彪 太爺。

趙廉 唔，劉彪，孫家莊黑夜之間，一刀連傷二命，定是你這個奴才所做。

劉彪 回稟太爺，小人只會殺豬，不會殺人。

趙廉 來，掌嘴。

二差人 呵。

劉彪 不要打，小人那日殺豬回來。路過孫寡婦門前，只見他家門戶，平開半掩。小人挨身而進，只見一男一女，正在好睡，我手使鐮刀就樣咬啞。

趙廉 怎樣？

全部 法門寺

劉彪 一刀殺了二個，小人這是初犯，下次

不敢。沒我的事。

趙廉 回來跪下，我且問你，男屍有頭女屍無頭，是何道理？

劉彪 人頭不知道那里去了。

趙廉 來，掌嘴。（衆應介。）

劉彪 慢來，慢來！只因劉公道解勸不公。

我將人頭，扔到劉公道家中去了。

劉公道 （背工）謝謝你。

趙廉 下去，帶劉公道。（衆應介）

劉公道 來哪！太爺。

趙廉 劉公道想你身當鄉約，見了人頭，因

何不報，該當何罪？

劉公道 人頭啊！在脖子上長着呢。

趙 廉 來，掌嘴，（衆應介。）

劉公道 不要打，聽我說，就是那。太爺不必發燥。兩旁衙役，不要亂蹦亂跳。細

聽我劉公道，一言稟告。那一夜三更多天，四更不到，臥在坑上，正好睡覺。忽聽門外，衙役亂叫。

衆公差 咳。

劉公道 不對不對黃犬汪汪亂叫。我急忙開門，拿燈一照，只見人頭，嚇了我一跳，看事不好，拿起一擦：

趙 廉 那里去了？

劉公道 撩到硃砂井裏去了。

趙 廉 來打道硃砂井。

（趙廉上馬，衆人領走元場，趙廉下馬坐介。）

衆公差 來此硃砂井。

趙 廉 打撈人頭。

二公差 是。

（二公差下，宋國士上。）

宋國士 （唱西皮搖板）閒來無事大街走，來看賊官審人頭。

（一公差上。）

公差 有人頭一個。

趙廉 有了人頭，就好落案了。

(又一公差上。)

公差 還有死屍一口。

趙廉 哦！怎麼還有死屍一口？糊裏糊塗打

撈上來。

公差 是。

(二公差抬屍介。)

趙廉 帶劉公道。(衆應介。)

劉公道 來哪，太爺。

趙廉 劉公道這井內死屍那裏來的？

劉公道 亘古以來，鑽風水的。

趙廉 來，掌嘴。

劉公道 我說我說，那日這個人頭。這小孩

子在後頭跟着。我怕他嘴不穩。

是我用鎬一下。將他打下井去了。

趙廉 他叫什麼名字？

劉公道 他叫宋興兒。

宋國士 哎呀！(唱西皮散板)一見我兒命喪

了。

趙廉 左右：何人啼哭？

衆人 宋國士。

趙廉 呵呵。本縣的對頭到了。

宋國士 哎。(唱西皮搖板)再與賊官說從頭。

趙廉 呵，宋先生。

宋國士 呀！那個不叫我宋先生，要你這賊

官奉承。

趙廉 抱屍痛哭莫非相認？

宋國士 這，不相認。

趙廉 既不相認，敢是攪亂尸場？

宋國士 住了，這是我子宋興兒。在劉公道家

中爲僱工。又被老賊將他害死。我女

前來告狀，你這賊官不准，還則罷了

，反要我十兩銀子。今日還我銀子便

罷，如若不然，我這老命就與你拚了

。哼！

趙廉 趕下去。

（宋國士下。）

二公差 宋先生去了。

趙廉 叫他回來。

二公差 宋先生請轉，走遠了。

趙廉 無用的奴才，閃開了。啊宋先生請轉

。

劉公道 宋先生請轉。

趙廉 先前十兩銀子還你，我再與你二十兩

。

劉公道 我與你五十兩。（趙廉打劉公道介。）

趙廉 呸！

(唱西皮散板)罵聲公道是禽獸，反

道與兒是盜偷。硃砂井邊下毒手。(

重打介)活活打死你這老蠹牛。

公差 啓稟太爺，劉公道打不得了。

趙廉 怎麼打不得了？

公差 打死劉公道，沒有活口。

趙廉 依你之見？

公差 將一概人犯，解到千歲台前。隨千歲

發落，老爺還要祿位高升哪。

趙廉 好，如此與爺代馬。

(公差應介，代馬介。)

公差 是，咳起來。

劉公道 哎呀！哎呀！(欲上馬介。)

公差 咳！太爺騎的。(趙廉上馬介。)

趙廉 (唱西皮正板)鄆鳩縣在馬上心神不

穩。這幾天爲人犯死裏逃生。勸世人

休爲官務農爲本。可憐我爲縣令不如

庶民。實指望做清官(轉二六板)高

高升一品。又誰知孫家莊起了禍根

。孫玉嬌賣風流門前站定，遇傅鵬丟

玉鐲暗地調情。劉媒婆你不該從中勾

引。轉面來罵劉彪大胆的畜生，孫家

莊黑夜裏一刀傷二命，將人頭胡亂丟

移禍於旁人。劉公道在衙門充當里正

，見人頭你爲何不打報呈，嘆褚生和賈氏無端喪命待本縣去請那高道名僧，誦唸經文，超度爾的陰魄。叫衙役將人犯與爺帶定。（轉西皮散板）放大胆闖虎穴見上人。

（衆人同下。）

第二十五場（過場）

（二青袍引傅鵬上。）

傅鵬（唱西皮搖板）身入覺門犯王犯，不該玉鐺付與她。

（同下。）

第二十六場（過場）

（二青袍引孫玉嬌上。）

孫玉嬌（唱西皮搖板）自幼不出閨閣下，不該綉鞋付與他。

（同下。）

第二十七場（過場）

（二差人引劉彪，劉媽婆上。）

劉媒婆奴才！（唱西皮快板）奴才做事真胆大，不該黑夜把人殺。自做就該自己受，爲何運累年邁的媽？

劉彪（唱快板）老娘不必埋怨咱，從來不害老人家。那怕今日王法大，殺下頭來碗大疤。

（同下。）

劉媒婆

(唱流水板) 二位公差你且站着，細聽我劉媒婆把話對你說，你今日若是放了我，我與你。重新拜了天地，上了坑，與你就共枕頭，我今日說的話你莫要含羞，不過是說說笑笑你莫要記在心窩。你若放，我就走。你若是不放，你是個草鷄毛。

(衆人同下。)

第二十八場 (過場)

(二公差引劉公道上。)

劉公道

(唱西皮快板) 千差萬差自己差，不該打死宋家娃。站在道路裝啞吧，打

全 部 法 門 寺

死了老子也不走啦憑者他。

二公差 咳！起來走。

劉公道 我不走。

二公差 不走可是要打的。

劉公道 打死了老子也不走。

二公差 不好，他這是撒賴吓，請太爺。

(趙廉上。)

趙廉 何事？

二公差 劉公道不走哪。

趙廉 與我打。

二公差 打死他也不走啊。

趙廉 也罷！將老爺的馬與他乘騎。

二公差 咳起來，太爺的馬給你騎。

七九

劉公道 太爺的馬給咱老子騎啦。好拉過來。

哎！（上馬介。）

趙廉 奴才！（唱西皮快板）罵聲公道真胆

大，隱藏人頭犯王法。此番見了千歲爺的駕，老奴才准備着鋼刀要把你的頭來殺。

（趙廉下。）

劉公道 後悔也是晚了！

（唱西皮流水板）劉公道在大街珠淚雙拋，尊一聲二位公差細聽根苗。自幼兒讀詩書也曾當過鄉約和地保，論家財也自在可算富豪。那一日後頭院

咕咚咚，咕咚咚，咕咕咚咚有人來偷盜。哈巴狗兒，喔喔，喔喔哇的叫聲高。吃楞楞，吃楞楞，吃楞楞楞楞，割火取燭點了亮照一照，咦！喲！原來是血淋淋的人頭在地下拋，我只說將人頭隱藏埋了。又誰知宋興兒，嘴上無毛，辦事不牢，一旁瞧着，小孩子中了我的牢籠圈套，硃砂井看奇巧，手拿着大鐵條，對準他的後腦勺，彭把撲唧井內拋，一命赴陰曹。我只說作此事無人知曉，又誰知天網恢恢脫也脫不掉。二位公差素日就交好，

我與你二百吊就把我放了。你若放我就跑，你若是不放是個大野貓。

（衆人同下。）

第二十九場（大審）

（賈貴上。）

賈貴 心想託福去散悶，美中不足費精神。

咱家賈貴。前者跟隨皇太御駕，法門

寺拈香。指望遊頑一回，誰知孫家莊

一刀連傷二命。宋巧嬌把縣主趙廉，

給告下來哪。我們千歲爺，限鄆塢縣

三天。將人犯一概帶齊。今兒格兒三

三哪，這樁事，看他也辦不好。我不

免宮外遊頑遊頑。

（坐下場台邊一公差上。）

公差 奉了太爺命，特地來投文。來此午門

外，那旁坐的定是內監。待我上前，

給公公請安。

（賈貴做沒聽見介。隨口唱一段小曲。）

公差 給公公請安。

（賈貴仍不理，自顧唱小曲。）

公差 又沒聽見，再來給公公請安。

賈貴 我說你是幹什麼咯？

公差 我是奉了我們太爺之命，前來投文。

賈貴 哦！你是宋巧嬌，替夫伸冤的那一件

事，是不是？

公差 不錯，是的。

賈貴 我們知縣官來哪沒有？

公差 來啦。

賈貴 譯文哪？

公差 公公請看。

賈貴 你這個文，就是這麼投嗎？

公差 怎麼投呢？

賈貴 怎麼投，你家太爺也不打聽打聽行市

規矩，他爲什麼，我爲什麼，你怎麼

來咯？

公差 我走來咯。

賈貴 走來咯，你給我得兒滾回去罷。

公差 不成，請太爺罷，有請太爺。

（趙廉上。）

趙廉 詳文可會遞上？

公差 小人投不上去。

趙廉 無用的奴才，拿來。（差人遞文介。）

趙廉 待我上前。

賈貴 （背工）他也不去打聽打聽，他們勞

動得了我嗎；

趙廉 啊公公。

賈貴 喇喝，縣太爺你來啦。

趙廉 來了。

賈貴 你幹什麼來哪？

趙廉 投文來了。

賈貴 投文打發一個人來，幹什麼自己來吓？

趙廉 理當如此。

賈貴 人犯都帶齊啦？

趙廉 帶齊了。

賈貴 你真會辦事，說三天就是三天。詳文呢？拿來！我給你通稟。

趙廉 有勞公公。

賈貴 小事，喲，照樣，我說縣太爺，你這個文就這麼投嗎？

全部法門寺

趙廉 還要怎樣的投呢！

賈貴 怎樣的投，我跟你說吓。你爲什麼，我們爲什麼，你爲升官加封，我們爲什麼你明白。跑壞了靴子自己買，你也不打聽打聽，這不是氣人嗎？開走這兒罷！

趙廉 這是什麼緣故？我明白了。啊！你帶來的銀了呢？

差公 銀子在這兒啦，您不是給我的哪？

趙廉 吓！滾下去。

（公差下。）

賈貴（背工）一個差人不懂，他自己也不

懂，這是那鬼的事啊？

趙廉 啊，公公。

賈貴 哎，我說縣太爺，這您可不對。我跟您鬧着頑兒的。您怎麼認哪真啦，下次不可。

趙廉 須小薄禮孝敬公公。

賈貴 交給我，少時見了千歲爺，別害怕都有我哪。

趙廉 有勞公公。

賈貴 我給你通稟。您在我那小屋兒坐會兒，我剛吃了一壺，你去喝會兒茶我去

通稟。

趙廉 多謝公公。

(趙廉下。)

賈貴 有請千歲爺。

(劉瑾上。)

劉瑾 指望出京樂安然。在京出京俱一般。

賈貴 公文一軸當堂折封啊。

劉瑾 (看介) 哦哦！

(四校尉兩邊上。)

賈貴 啓千歲今有鄆鳩縣，一概人犯都帶齊

啦。

劉瑾 叫他們都進來。

賈貴 別忙，您先把鄆鳩縣請進來，一塊兒

進來多難看哪。人家到咱們這裏。總

算一客不是？

劉瑾 好，請他進來罷。

（趙廉暗上。）

賈貴 縣太爺，千歲爺請您進去。我都給你

美言好啦。跟我進來，給千歲跪下。

趙廉 叩見千歲。

劉瑾 鄆鳩縣，你還有什麼說嗒？

趙廉 千歲容稟：（唱快板）臣問口供有差

錯，一概人犯俱捕捉，特到駕前來發

落，望求千歲做定奪。

劉瑾 怎樣着？你自己問錯了案子，叫我給

你定奪。

賈貴 誰叫您這忽兒的位子，比他大啦。您

不給他拿主意，誰敢給他做主。有道

是水大，漫不過鴨子。

劉瑾 有我這麼大的鴨子嗎？

賈貴 不是滿不過橋。

劉瑾 咱們給他拿主意，好，人犯帶齊啦？

趙廉 帶齊啦。

劉瑾 來吓，帶人犯，帶人犯哪。

賈貴 別忙，別忙，千歲你叫人家起來，叫

他跟着兒女百姓跪在一塊，也有點不

好看啦。

劉瑾 好，縣太爺起來吧。

趙廉 多謝千歲。

劉瑾 來吓，帶人犯，帶人犯。

賈貴 別忙，別忙，千歲！這個問案子。坐着好問，您叫他站着怎麼問哪？

劉瑾 好，來吓，給縣太爺看坐兒。

趙廉 謝千歲。

劉瑾 坐着罷。這個縣太爺，咱家沒有審過

案子。有不到的地方，還要縣太爺指教。

趙廉 豈敢

劉瑾 來吓，帶人犯，帶人犯。

賈貴 別忙別忙。

劉瑾 哎！你怎麼老攔着。

賈貴 這帶人犯要一個兒，一個兒的帶。

劉瑾 怎麼這麼囁嚅呀？

賈貴 這本是囁嚅的事嗎。

劉瑾 那麼縣太爺，先帶誰呀？

趙廉 帶劉彪。

劉瑾 來吓，帶劉彪（衆照白）

（劉彪上。）

劉彪 叩見千歲。

劉瑾 喝！這小子，好粗的嗓子？

賈貴 他也是唱大花臉嗒嗎。

劉瑾 走開這兒罷。劉彪，孫家莊，黑夜之

間一刀連傷二命。你是怎麼殺的吓？

說！

劉彪 千歲容稟。

(唱西皮倒板) 半夜三更睡不着。

劉瑾 住哪罷！半夜三更睡不着。起來坐着

誰叫你殺人嗒？

劉彪 千歲！

(唱西皮快板) 心想玉嬌結絲羅，鋼

刀一舉人頭落，望求千歲饒了我。

劉瑾 怎麼鋼刀一舉人頭落，這不用說啦，

一定腦袋搬啦家哪。這鋼刀要是不舉

哪？

賈貴 也沒那麼糟的脖子不是。

劉瑾 這小子真狠啦。縣太爺，劉彪該問何

罪？

趙廉 因姦立殺二命，理當處斬。

劉瑾 太輕啦。

趙廉 但憑千歲。

劉瑾 來吓。把劉彪用電，電死他押下去。

(衆應介押劉彪。)

劉瑾 縣太爺又該帶誰哪？

趙廉 帶劉媒婆。

劉瑾 來吓，帶劉媒婆。

(衆照白，劉媒婆上。)

劉媒婆 與千歲叩頭。

劉瑾 她又來啦，劉媒婆你還有什麼說啥？

劉媒婆 千歲容稟。

(唱西皮搖板) 貪圖花紅做媒婆。

劉瑾 低頭！貴兒她說，貪圖花紅做媒婆，

這個媒婆是怎麼一個人兒啊？

賈貴 這個媒婆子，比方這麼說。人家娶媳

婦兒。他在當中給說合，兩頭兒就成

功哪。

劉瑾 哦！比方這麼說罷。東家莊兒上有個

小小子兒。西家莊兒上有個小姑娘兒

。他在當中拉這根皮條兒。暗中擲上

幾個錢。她好去吃鴉片烟是不是？

賈貴 不錯。

劉瑾 還有什麼？往下說。

劉媒婆 千歲吓。

(唱西皮快板) 尊聲千歲聽我說。小

事弄成天大禍，還望千歲做定奪。

劉瑾 縣太爺，劉媒婆當問何罪？

趙廉 但憑千歲發落。

劉瑾 貴兒啊，你瞧他這樣兒，我最恨不過

，可惜咱們用不着她。

賈貴 連我也恨她。

劉 縣太爺把劉媒婆子。給殺啦罷？

趙 太重了。

劉 她縱子行凶殺人，實在可惡。

趙 廉 子大不由母。

劉 瑾 依着縣太爺怎樣呢？

趙 廉 發配三千里。

劉 瑾 太輕哪。來吓，把她送進勿棚院押下

去。

（衆應介，劉媒婆下。）

劉 瑾 縣太爺又要帶誰啦？

趙 廉 帶劉公道。

劉 瑾 來啦，帶劉公道。

全 部 法 門 寺

（衆照白，劉公道上。）

劉公道 叩見千歲。

劉 瑾 你叫劉公道啊？

劉公道 正是。

劉 瑾 他叫劉公道，做事有點不公道。你有

什麼說咯？

劉公道 千歲容稟。

（唱西皮搖板）怕打官司當鄉約。

劉 瑾 低頭，你說怕打官司當鄉約。貴兒啊

，這鄉約是什麼人兒啊？

賈 貴 鄉約是地保。

劉 瑾 哦，地保啊，你既爲地保，見了人頭

八九

，爲何不報？

劉公道
千歲吓。

（唱西皮快板）尊一聲千歲爺細聽我
說，只爲人頭無處落。打死與兒見閻
王，望千歲。做定奪，饒了我，我的
腦壳。

劉瑾
完啦沒有？賣砂鍋嗒論套兒，看你這
麼大的歲數兒，仗着你的地保的勢力
。今兒格你遇見了我啦。可是不能饒
你，想你們這個長相兒嚟。一刀兒一
刀兒的，刮啦都不多。來吓，刮！
賈貴
慢着慢着，千歲爺劉公道沒有那麼大

的罪吓。太重啦。

劉瑾
重哪。哦！我明白，他也是唱小花臉
嚟，你也是唱小花臉嚟。同行想着同
行是不是？我要刮他，這個長相兒的
我最恨不過。這個縣太爺，劉公道當
問何罪？

趙廉
千歲發落。

劉瑾
這樣兒罷。把劉公道的財產，賠償朱
興兒，也就是了。

趙廉
太輕了。

劉瑾
來吓，把劉公道，推下海去喂大王八
。押下去！

(衆應介，押劉公道下。)

劉瑾 這又該帶誰哪？

趙廉 帶傅鵬。

劉瑾 帶傅鵬。

(衆照白傅鵬上。)

傅鵬 叩見千歲。

劉瑾 傅鵬，你既是世襲指揮。就該巴結你

的功名。怎麼弄啦一隻鐲子，在大街

上招引幼女。這是你們讀書人做的事

嗎？這幸虧是隻玉嗒，這要是硬麵兒

嗒哪。

賈貴 啊！我就把吃啦。

全部法門寺

劉瑾 這個饑骨頭，傅鵬，你且下去更衣，

自有發落。

傅鵬 謝千歲。

(傅鵬下。)

劉瑾 又帶誰？

趙廉 帶孫玉嬌。

(劉瑾照白孫玉嬌上。)

孫玉嬌 與千歲叩頭

(賈貴下。)

劉瑾 孫玉嬌，你不該弄了一隻鞋。勿引傅

鵬，一樁小事，弄得頂大。有什麼說

嗒沒有？

九一

孫玉嬌 千歲容稟。

(唱西皮快板) 指望綉鞋把身託，還望千歲做定奪。

(賈貴上。)

賈貴 咋，咋，咋，啓千歲，太后老佛爺。

要看看孫玉嬌。

劉瑾 哦，太后老佛爺，要看看孫玉嬌。這

個縣太爺，老太后要看看孫玉嬌，可

見得見不得？

趙廉 她乃是黃花幼女可以見得。

劉瑾 什麼黃花兒，有木耳沒有？

賈貴 要木耳幹什麼吓？

劉瑾 黃花兒木耳，好做大滷麵吃啊。

賈貴 哦！這黃花兒幼女，就是沒出過門子的姑娘，您明白哪罷？

劉瑾 哦！大姑娘。這麼說見得？

趙廉 見得。

劉瑾 貴兒啊，帶她去見見老佛爺罷。

賈貴 隨咱家來。

(領孫玉嬌同下又上。)

賈貴 咋，咋，咋。啓千歲，太后老佛爺，看見孫玉嬌。十分寵愛，認爲乾女兒。

劉瑾 喲！你瞧孫玉嬌的造化不小哇。又該

帶誰？

趙廉 帶宋巧嬌。

劉瑾 帶宋巧嬌。

(衆照白宋巧嬌上)。

宋巧嬌 與千歲叩頭。

劉瑾 宋巧嬌，官司你贏哪。沒你的事回去罷。

罷。

宋巧嬌 民女要面謝皇太。

劉瑾 你這小孩兒有良心，縣太…，宋巧嬌

要面謝皇老太，去得去不得？

趙廉 越發去得的。

劉瑾 哼，宋巧嬌有來頭。

趙廉 有來頭。

劉瑾 大大的有來頭。

趙廉 大大的有來頭。

劉瑾 (高聲白) 沒有來頭就把尊駕，給告

下來啦嗎？(趙廉急跪下抖介。)

賈貴 千歲爺你怎麼啦？您看看鄆鳩縣，跟

兒女百姓跪在一塊兒，有點觀之不雅

，您叫人家起來。

劉瑾 哎喲，縣太爺起來起來，坐着。

趙廉 謝千歲。

劉瑾 這麼說見得？

趙廉 見得。

劉 瑾 貴兒啊；帶她見老佛爺去罷。

賈 貴 咋，隨咱來。

（領宋巧嬌下。）

劉 瑾 縣太爺，我做主。把孫宋二女，許配

傅鵬。不分大小，你看如何？

趙 廉 甚好。

劉 瑾 我說縣太爺，你不該聽信劉公道之言

。將宋巧嬌寄在監中，追回十兩銀子

，你是怎麼一個，落案呢？

趙 廉 望千歲開恩。

劉 瑾 我今兒格要罰你？

趙 廉 但憑千歲。

劉 瑾 罰你二千兩銀子，給孫宋二女，做爲

粧禮。不知尊駕心眼兒裏，願意不願

意？

趙 廉 就依千歲。

劉 瑾 我把傅鵬孫宋二女，好有一比。

趙 廉 比做何來？

劉 瑾 你且聽道。

（唱西皮搖板）孫玉嬌拾玉鐲粗中又

錯。宋巧嬌可算得女中魁娥。他三人

婚姻事憑在與我。好一似織女星巧渡

銀河。（賈貴上。）

賈 貴 啓千歲，老佛命傅鵬孫一女。穿戴

整齊。給您請安來哪。

劉瑾 咳，咱家還要這個使喚嗎，叫她免哪罷。

賈貴 不成，攔不住，來哪！

趙廉 當得如此。

（吹打宋巧嬌，傅鵬，孫玉嬌同上拜介。）

劉瑾 不要磕頭，使不得，起來起來！

哈哈，你看他們三個人，打扮起來好相三盆花兒。傅鵬你爲何不巴結你的功名？進京就職啊。

傅鵬 父制在身，又被官司累住，未能進京

全部法門寺

劉瑾 這麼辦，咱家不通聖命，封你府城都司。爲官三年，回朝奉君。速速回家，完全花燭，上任去罷。

傅鵬 謝千歲。

（孫玉嬌，宋巧嬌同坐車下，趙廉出門送介，傅鵬對趙廉抖袖介。）

傅鵬 哼！

（傅鵬下。）

劉瑾 （高聲白）郟塢縣有吓？

（趙廉急跪下介。）

賈貴 我說千歲，您怎麼竟犯毛包啦，官司

九五

改良京劇本

九六

。下殿去罷！

（原人同下趙廉給賈貴三請安介。賈

貴下，四青袍兩邊上。）

打道回衙，帶馬。

（衆人同下。）

趙廉

劉瑾 他沒罪啦，那麼你有罪。

（賈貴急跪下介。）

賈貴 千歲我有什麼罪吓？

劉瑾 你這裏肥啦，你可得啦勒兒哪。

賈貴 奴才不敢不敢。

劉瑾 滾開你嗒罷。起來起來，縣太爺這件

案子。你賠哪本哪，。貴兒啊！什麼

地方缺補啊？

賈貴 風陽缺一知府，叫他罷。

劉瑾 鄆塢縣，咱家不通聖命，封你風陽府

。你到那裏撈撈你的本兒，也就成啦

——閉幕完——

1950年3月27日

直接

●李白水編◎標準劇本●

平劇彙刊

詳註：工尺簡譜失團字音板眼墊腔
是學胡琴的藍本 ● 是學平劇的良師

四郎探母	空城計	捉放曹	天殺總	汾河呈祥	龍鳳呈祥	八寶大鱗	遊寶碓	龍寶賀黃連	戲蓮痕	鳳燈記	打戰借戰	鼓一戰	罵棒太	曹雪平	打打趕	棍嚴三	箱出嚴	葛上填	高上填	閣上填	闖上填	記上填	臺上填	銅上填	亭上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乃葵新編▶

瑞德寶	秘本	戰長沙	武家坡	女起解	五花洞	三堂會審	宇春	宙春	鋒配
-----	----	-----	-----	-----	-----	------	----	----	----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改良京戲本 全部法門寺

每冊國幣

編者 趙瑞棠

出版者 家庭書社

發行人 陳慈銘

總發行所 上海戲學書局

河南中路一七六號

82
498-17
W